

著 夫 科 尼 夫 什 考

恨 與 愛

集 說 小

譯 浩 汪



局 版 出 籍 書 文 國 外  
科 斯 莫 年 四 四 九 一

## 目次

沒有門牌的房子	三
達拉秀克	一四
夜間喊聲	二六
引路的小姑娘	三一
愛情的故事	三八
甘西，基良	四二
爭吵	四七
老運水夫	五〇
渡口主任	五三
沙沃朗可夫大尉	五六

## 沒有門牌的房子

房子冒起縷縷烏煙，拚命撕殺，宛似海戰中的軍艦。

重迫擊砲底排射像冰雹般灑到樓房上，把它打得傾斜崩塌，破磚碎瓦，紛紛落地，這正像軍艦在海戰中覆滅時的情景。

在這多日的戰鬥中，有許多房屋是值得人們像稱呼每艘戰艦一樣以高傲的名稱來稱呼它的。被擊斃的德寇，亂雜雜的倒在攔樓上，五天五夜沒有功夫收拾。

伊瓦盛臥在重機關槍旁，順街掃射。富羅洛夫，謝列子涅夫和薩弗肯向鄰屋頂上德寇自動槍手開火。季穆肯坐在煙筒旁，把子彈裝到空彈盤裏去。

季穆肯的脚被打傷了，所以他坐着裝子彈，他本來疼不可禁，很需要躺着喊痛的。

另一個受傷戰士，又像昏迷不醒，又像已經死了。

風吹雪片，穿過破爛的屋頂打到攔樓上。季穆肯就爬去將雪收到食鍋裏，放在小火堆上融化後，把水交給伊瓦盛來冰機關槍。

因屋頂上有許多被打穿的窟窿，攔樓上就越來越亮了。

伊瓦盛帶領的衝擊組，五天前，以巧妙大胆的襲擊，佔領了這座房子。在樓下還在同反坦克砲手進行着肉搏戰時，就有四個戰士爬到攔樓上，兩個是順着救火梯，另兩個是攀着溜筒爬上去的，在那裏把

樓房攻下了。

誰撕殺過，誰就會意味到勝利底無比快感。誰經受過這種情感的快樂，誰就會意味到它是如何磅礴無垠的。

伊瓦盛豪傲得忍不住了，他朗聲轉向戰士說：

——同志們，我們由德寇鉄蹄下解放出來的這所房子，不是一座普通的房子。——伊瓦盛本想說，這所房子在戰術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居高臨下，控制着周圍地勢，但他覺得這類話還是太渺小了，而要尋找別的莊嚴堂皇的話。他果然說出了這樣的話。

——這是一座有歷史意義的房屋，——他喜溢眉宇地望了望周圍被子彈打爛的牆壁說道。

薩弗肯說：

——我聲明，——我們要不愧為一個在這房子裏住過的人。

富羅洛夫說：

——這就是說：我們要拚命守住這座房子的每塊石頭。

謝列子涅夫說：

——這樣一座有特別意義的房屋，是非常令人高興的。

季穆肯，——那時他的腿還沒有打傷，——就彎着腰，從地板上拾起一個壓壞了的廚房小器皿，小心地把它放到窗台上。

德寇不願放棄這座房屋。又舉行反攻。拂曉時，他們將我軍戰士逼退到了第二層樓上。到第二天時，已在第三層樓上進行戰鬥了。當戰士們退到了擱樓上時，伊瓦盛乃下令圍攻德寇。

四個戰士從房頂四面爬下來，落地後，即衝入了第一層房屋。伊瓦盛和三個戰士則拿着乾草（這是原先在擱樓上的德寇機關槍手睡覺的乾草），點燃了起來，每人拿着一大捆火焰熊熊的乾草，順着樓梯飛奔而下。

紅焰高騰的火人，嚇得德寇慌亂奔竄，就乘機拋擲了一顆能發出兩千炸片的手榴彈。

伊瓦盛叫謝列子涅夫和富羅洛夫兩人留下，守住德寇拋下的反坦克砲，自己和兩個戰士重新回到擱樓上重機關槍和傷兵跟前。

掩藏在隣屋牆角邊的德寇坦克，開始用高度燒夷彈轟擊。擱樓開始着火了。

伊瓦盛命令將受傷戰士抬到四層樓上，隨後又抬到三層樓上。但不久後又只好由三層樓上移走，因為有許多燒透的樓板開始在腳下崩塌起來。

在樓下，謝列子涅夫和富羅洛夫把反坦克砲拉近門口，向坦克轟擊。坦克在每次轟擊後，即隱蔽到屋角後，很難擊中它。季穆肯用一隻腳站在窗戶前打自動槍，他停住射擊，坐到地板上說，他再不能忍受了，要馬上爬去炸毀坦克。

伊瓦盛對他說：

——要是你疼得發暈了，我們就不需要你做這個。

——不是，我根本沒有發暈，季穆肯說，——我不過覺得氣憤，這個混蛋坦克，躲在牆角上來轟擊我們。

——呸，那就是另一回事。——伊瓦盛說。——那我就反對，你去吧。

——我用什麼走去呢，——季穆肯糾正他說。

——我知道，——伊瓦盛說，——你不要生氣，我說錯了，——他即走到放有反坦克手榴彈的牆角

6 上。挑選了一個，拿回來，却没有將它交給季穆肯，而拿出手帕細心地擦拭它。

你不要耽誤時間，——季穆肯伸長一隻手說。——也許你還想把紅綾花結纏到它上面吧？

伊瓦盛將手榴彈由左手放到右手中說：

——不行，不如我自己去。

——隨便你，——季穆肯說，——祇是我用一隻腳站着，疼的更厲害。

——哪你就躺下好了。

——要不是他們在我耳邊射擊刺激我的神經，我就躺下了。——季穆肯就慎重地從伊瓦盛手中把重手榴彈取過來。

——讓我把你抱到門口去。

——把我放下來吧，現在讓我自己去，——季穆肯說，並愕然問道：——爲什麼你吻我？難道我是女人或死人不成？——他爬到院子裏又喊道：——我不在這裏，你們不要開罐頭吃。要是不留給我吃，我就不回來了。

燃燒房屋的火焰把雪映成粉紅色。坦克發砲底閃光照得雪地通亮，只見在雪地上有一個人捲縮着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上邊某處燒落了樑木把天花板都衝擊得掙蕩起來了。黑沈沈的什麼也看不見，烏煙刺得人眼睛發疼，辣辛辛的毒氣鑽入人的口鼻肺腑。火燃燒到了樓梯扶欄上，像貓般往下急爬。

伊瓦盛走到謝列子涅夫跟前說道：

——稍微瞞高一點，約莫向着頂塔瞄準，免得傷着他。

懂得，——謝列子涅夫說。接着，他眼瞅着測準器，又補充說：——我想哭：好一個漢子，他在這裏說的話是多麼高尚呵！

——此刻要哭的是那些人，——伊瓦盛說，——他正在收拾他們。

要是一顆砲彈落在離你一兩步遠的地方那你就很難說出，砲彈爆炸的聲音怎樣。伊瓦盛被震得跌倒了，只覺得他的頭被聲浪，被爆炸震得簡直要破裂了，疼的眼花繚亂，到處都是一片紅光。

坦克上發出的砲彈在反坦克砲筒下爆炸了，把砲掀開很遠，翻倒的砲筒打穿了牆垣。油從打毀的緩衝器內流了出來，立刻就着火。

謝列子涅夫扶住牆壁站了起來，接着，他試試用右手將受傷了的左手扶起來，隨後，他走到立在地板上的無花果樹跟前，把它由花盆裏拔了出來，用粘滿了土的樹根去撲打燃燒着的油的火焰。

伊瓦盛坐在地板上，兩手支着頭，身子搖蕩不停。他突然站了起來，跟踉蹌蹌的向門口走去：——到什麼地方去？——謝列子涅夫問。

——喝水。

謝列子涅夫拾起一塊地板，伸到窗外，撒了一板子雪。

——吃吧，——他對伊瓦盛說。

但伊瓦盛並沒有吃雪，他覺得帽子，把雪放在裏邊，就往自己的頭上一戴。

——摘下來，——謝列子涅夫說。——頭會受涼。這會使你一輩子變成傻瓜的。

——有過爆炸嗎？

謝列子涅夫用牙齒咬着綳帶的一頭，包纏自己受了傷的手，沒有立刻回答。包裝好後，他說道：

——請你將我的手榴彈上好雷管，我一隻手是弄不來的。

——他把坦克炸毀了嗎？伊瓦盛又問。

——我什麼也聽不見。我的耳朵直在流血，——謝列子涅夫說。

——我好像喝醉了的，現在直想嘔，——伊瓦盛說着，就坐到地板上了，後來他一抬頭，看見並排坐

着的季穆肯的面龐時，並沒有驚訝，祇問了聲：——活着嗎？

——活着，——季穆肯說。——想稍微躺一下，不妨事麼？

——不妨事，——伊瓦盛說了，試試站起身來。

謝列子涅夫把自動槍放在窗台上，往下一蹲，就開始射擊着。短短的自動槍筒在每次排射時，便一上一下的彈打着窗台，因為謝列子涅夫用一隻手拿着自動槍，後來，他把子彈盤靠緊窗台邊，自動槍才不跳動了。

伊瓦盛攀着謝列子涅夫的肩胛，向他的耳邊喊了一聲：

——你聽我的話嗎？

謝列子涅夫點了點頭。

——到受傷戰士那裏去吧，——伊瓦盛說。

——我不會看護他們，——謝列子涅夫說。

——去吧，——伊瓦盛重複說。

——好，他們反正是昏沈沈的不省人事。

伊瓦盛命令富羅洛夫將所有家具，木頭等等都堆塞到窗戶和門口去。



——難道這樣的障壘可以阻住他們麼？——富羅洛夫說。

——快作，——伊瓦盛說？——執行命令。

當障壘已準備好時，伊瓦盛就拿起盛着燒夷液的瓶子，想在倒在地下的櫃子角上把它碰碎。但富羅洛夫阻住了他：

——燒夷瓶怪可惜的。請讓我把自己身上穿的短棉襖浸上油去點火吧。

障壘燃燒起來了，薩弗肯走到伊瓦盛跟前說道。

——指揮官同志，恕我不堅決，但這樣，我是不能的。我寧可撲向敵人去。請允許我吧。

——什麼你不能？——伊瓦盛問。

——就是這個，——薩弗肯朝着火焰翹了一下嘴。

——難道我們是舊教徒不成？我想讓大家休息一下。德國人一看見火焰，就會靜下來的，——伊瓦盛氣忿忿地高聲說道。

——你這樣是想欺瞞敵人嗎？——薩弗肯說着，哈哈的笑了起來。

——是欺瞞敵人，——伊瓦盛嗔聲回答說。

煙薰的喘不過氣來。軍大衣炙的火熱，發出一陣焦毛氣味。

火焰彎折起來，舐着房屋的牆壁，從樓下房屋突出外面。驀地起了一陣暴風，只見一團團的火球在黑暗中飛來飛去，好似無數的紅布在飄舞着。

德寇深信，房屋保護者已經覆滅了，於是就在環繞房屋四周的鐵欄石基後面分散停下了。

突然間，由窗中衝開飄蕩蕩漾着的火簾，跳出了四個人，直向德寇撲去。富羅洛夫跑到小門跟前，趕上了一人，拿瓶子猛然向他頭上一擊。這個德寇渾身着火，他拚命跑走，但很快就跌倒了。富羅洛夫

10 躺在雪上滾來滾去，這樣來壓熄滅在他衣服上的燒夷液。

薩弗肯躺在德寇機關槍前對伊瓦盛說：

——好像我的腦子裏都注滿了煙子弄得麻木到極點了！

——煙子是不會鑽到腦子裏去的，這是你說蠢話，——伊瓦盛答道。

謝列子涅夫用他的一隻好手扶着季穆肯爬到街上。

——你爲什麼帶他來了？——伊瓦盛在他的背後叫問道。

——他已經好了，——謝列子涅夫說，——他可以做我的副手。橫豎我們是躺着，躺在露天空氣裏要好一些。

德寇又來逼攻，房屋保衛者不得已退到燒毀了的房子裏去。

地板燒成了一個大窟窿，內面填滿了灰燼和暖熱的碎片。戰士們都站在窗孔前熱熱的工字形鉄架上，繼續開火。

戰鬥已進行了六天六夜。薩弗肯自言自語地抱怨道：「我沒有受傷，可是我要不睡覺，就會立刻死去的」，——這樣的話並沒有一個人覺得奇怪的。人們的力量已疲竭到萬分了。

當季穆肯說：「我受了傷，腳疼的要命，根本不能睡覺」，——同樣，也沒有人覺得奇怪的。

謝列子涅夫，渾身冷得發抖，因爲他流了許多血，冷的牙齒打顫說：

——這座房子的暖爐裝置得很好。荷蘭式的。房子原來是很暖的。

——原來這裏的東西還多着哩，——富羅洛夫說。

——既然房子是有歷史意義的，那不管怎樣是會恢復起來的，——薩弗肯忿然說。——只要牆壁完好，焚燒了也是無關緊要的。

——你睡吧，——季穆肯說，——不然你會死掉的。管它歷史意義也好，旁的也好，你祇遵照命令守住就得了。

——對呀，——伊瓦盛說。

——我不是討論命令，——薩弗肯說。——我只是說，既然房子有特別意義，是令人高興的。

德寇曾四次企圖攻破房屋，趕走保衛者，但四次都被打退了。

最後一次，德寇僥倖攻入了。戰士們在黑暗中用磚頭攆打他們。德寇看不見開槍的火光，不知往那裏射擊好。當德寇跳出屋外時，在窗前有一個黑人站了起來，一隻手握著自動槍，像打手槍般將子彈一顆一顆單個的射出。這個人倒地了，就有另一個黑森森的人站了起來代替他。這個人用一隻腳站着，手臂靠在窗戶邊緣上，開放自動槍，也如打手槍一樣，用一隻手握槍打着。

直到天曉時，我軍才佔領了對河城區。

柔嫩、稠密而幾乎溫暖的雪花在空中飛舞。雪像慇懃愛護似的落到那些殘缺不全的烏黑樓房上。

一隊坦克在街上駛過去了。有許多穿着偽裝的陸戰隊員像白熊般坐在坦克鉄甲上面。

接着有機關槍手跑步走了過去。戰士們自己拉着小巧華美的小雪車。車上載着機關槍，用雪白的被單遮蓋着。

最後，砲車拉着大砲行進，粗長的砲筒顛簸的點着頭，宛似向着兩旁房屋鞠躬致敬。

在那座燒焦了的房屋周圍鉄欄石基上，坐着三個戰士。他們穿着烏黑襤褸的服裝，他們的臉色憔悴，雙目緊閉，頭向後仰。他們都睡着了。另外兩人直接躺在雪地上，睜着眼睛，眼中露着痛楚的神色。

當救護車一出現時，躺在雪地上的一位戰士，就把一個坐着睡覺的人底腿拉了一下。這個人醒過來了，歪歪側側地走到路上，舉手叫汽車停住。汽車開到了圍牆邊。救護隊員先將臥在雪地上的戰士放到

12 抬牀上，隨後就來抬那些緊閉雙目，頭向後仰，坐着睡在圍牆旁邊的戰士。但伊瓦盛，——就是叫汽車

停住的那位戰士，——向救護隊員說：

——不要動這兩位戰士。

——爲什麼？——救護隊員問。

——他們沒有受傷。他們疲憊到極點了，他們要睡覺。

伊瓦盛向救護隊員要了三枝香煙。他自己抽了一枝，其餘兩枝放在睡眠人的疲弱嘴唇裏。隨後，他

回頭向救護車司機說：

——你要小心開車，你知道這是些什麼人！

——懂得，——司機說。接着他將眼一眯向房子努了一努嘴問道：——你們是從這所房子裏出來

的麼？

——對的。

——那末，你們的事情，我已聽說的很多了。能夠和你們認識，真是快樂的事，——司機說。

——得了，——伊瓦盛說。——你快開車，不要耽擱吧。

伊瓦盛把熟睡了的人推了許久。他又用雪將薩弗肯的耳朵揉過了。但薩弗肯却還是極力想從他的手  
中掙了出來，直臥在圍牆旁邊。

後來，他們走了，潔白的雪花仍然霏霏落着，他們經過許多燒得像他們保衛過的那所房屋樣的房  
子。其中有些房屋是值得人們像稱呼戰艦一樣，以高傲的名稱來稱呼它的，如像「光榮」，「勇敢」，  
「剛毅」等等，或者把它們稱作「季穆肯」，「伊瓦盛」，「薩弗肯」也沒有什麼不好。這些名字也是  
足以引爲自豪的稱號。

薩弗肯看見了一個戴着男子暖帽，手中提着一個重包袱的女人，即走到她跟前，極力謙和地問道：

——對不起，女同胞，你是本地人嗎？

——本地人，女人用喜色洋洋的眼睛瞧着薩弗肯說。

——請你告訴我，誰在這所房子內住過？——薩弗肯用手指着他們保衛過的那座房子。

——居民住過，——女人說。

——究竟是什麼人？——薩弗肯問。

——普通的俄國人，——女人說。

——屋子却是很老的，——薩弗肯惋惜着說。

——如果真是老的，那就不可惜了，——女人懊惱地說。——這是在戰爭不久前才蓋的，真是一所漂亮的房子呵。——陡然她把包袱往地上一丟，伸直腰來，机陞不安地嘟囔着：唉呀，親愛的同志，我怎麼跟你說什麼房子的事，親愛的，讓我擁抱你一下吧！

——當薩弗肯趕上同志，伊瓦盛問他道：

——怎麼，遇到熟人了嗎？

——沒有，我只是打聽了一下：

稠密而幾乎溫暖的雪繼續飄舞着，所有三個人都極想躺在蓬蓬的雪上大睡一場。但是他們仍然往前走，走向城郊去，在那裏，機關槍還在枯燥的噠噠噠敲着，殷殷的砲聲還在有節奏地響着。

## 達拉秀克

——好一個達拉秀克！

——真是泥鳅頭上生角來了。

——怪事，怪事。

——那裏找來的神力呵！？

——簡直是隻猛獅！

——他原來是個霉到極點的漢子。

——現在他使德國人倒霉了！

達拉秀克站在地窖中間。在他疲憊而污濁的臉上總是流露着害羞似的微笑。

他急想解開結有一層薄冰的軍大衣上的鈕扣，手指却麻木不聽使喚。

有個戰士急去幫他脫下軍大衣，這種友誼的幫助，使他更加不好意思了。

另一個戰士倒了一碗熱茶遞到他手裏，還有一個戰士就向碗裏撒糖，幾乎把他領得的整整一個星期的份糖都撒進去了。

——脫下毡靴來。

——弟兄們！誰有什麼，就拿什麼來。

他們送給他毡靴，剛從腳上脫下來的溫暖暖的毡靴，而毡靴底主人，却鑽到寢牀上去了。

把煮熱了的罐頭放在他的膝蓋上，接着又遞給他一枝捲好的香煙，並給他點着火。

佈。

達拉秀克簡直不知先做什麼好：穿乾貓靴呢，喝茶呢，吃罐頭呢，還是抽香煙呢？他們把達拉秀克頭上血跡斑斑的布片輕輕解下，纏上乾淨的新細帶。達拉秀克馴順地聽從大家擺

他連一句話也不能說：

他的喉嚨癢的難過，連連咳嗽不停。

他很想哭。

達拉秀克擦一擦眼睛，低聲說：

——爐子冒煙的很。

又將眼睛擦了一下。其實爐子連一點煙氣也沒有。

有人在抖鬆寢牀上的乾草，把雨衣鋪在上面並準備枕頭。

邱麻科夫，是這一班上最莽撞的傢伙，在高聲叫喊：

——今天不准玩骨牌！達拉秀克要睡覺休息。明白嗎？

達拉秀克怎麼也不能抑住自己臉上快樂的微笑。時刻都處在甜蜜忘懷幾似夢境之中。

達拉秀克躺在牀上。靜默了。他們給他蓋上幾件軍大衣。拿報紙把煤油燈光遮住了。

達拉秀克却不能入睡，在軍大衣下老是抖戰不停。這並不是因為發冷，不是的。而是因為他此刻實在興奮得過度了。

在戰爭中，有一種簡單的尺度來測量人對人的關係。

15 這種尺度，就是軍隊中弟兄間的品評。這種尺度是再公道不過的了。你一入伍當兵後，在大小事情上，

16 都可以看到它，而且它將成爲你的自愛心，愛情，良心和人生所必需的一切，成爲比生命更貴重的東西。

達拉秀克原來是孤獨無伴的人。但這是他自己的過失。

第一次戰鬥後，指揮官檢查新戰士剩餘子彈的數量。達拉秀克總共只耗費了六顆子彈。

爲什麼射的這樣少？

達拉秀克沒有回答。

——達拉秀克同志，這是怎麼一回事？

——在我這裏：我：沒有明顯的目標，——達拉秀克拉長嗓子吞吞吐吐的嘟囔着。

隨後，有個名叫李泊托夫的戰士走到達拉秀克跟前氣沖沖的說：

——你爲什麼撒謊撒到目標上去？害怕罷了。真的嚇人，可不是嗎？你射他一槍，他打你一排。你

不射擊，他也停手。可不是嗎？

——不是，——達拉秀克說，雖然實際情形真是這樣。

——唔，你原來是這樣的傢伙。呸，得了，——李泊托夫說。

在晚餐時，達拉秀克問：

——喂，弟兄們，誰有多餘的匙子？

李泊托夫應聲說：

——難道這裏是軍事商店不成？自己應該帶着。

在睡覺前，戰士們互相談論着。邱麻科夫說：

——我生活的很舒適，要我過別樣的生活，那就不行。我恨德國人真恨入骨髓。



李泊托夫把眼向達拉秀克一瞟說：

——也有這樣的人，因為生活好，却油蒙住了心。

——是的，也有這樣的人，——邱麻科夫附和說，同樣也向達拉秀克一瞟。

——我時刻都準備犧牲自己性命的，——達拉秀克說。

——白送性命，——李泊托夫插嘴說。——德國人正喜歡這樣。他就喜歡你不動他，他好打你。

——你想我胆怯麼？

——不是，是我胆怯，——李泊托夫泰然說道，——我坦白對大家說，我會胆怯過，為的是使大家知道了，下次再不會饒恕我。——並挑釁式的重複說：我這樣說了，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就再也不能胆怯害怕了。現在我胆怯害怕是絕不行的。

——對，——邱麻科夫說，——現在你不會再胆怯害怕了。既然你有這樣銳敏的天良，怎麼也不會胆怯了的。

在第一次戰鬥中，人的情感總是苦悶的。這種情感弄得人們失神喪氣，精疲力竭，茫然不知所措。要一下子擺脫這種情感是不容易的。這同樣是一種精神病。

達拉秀克，苦於這種情感，總朝鄰伴靠緊去。李泊托夫喊道。

——維持距離！

達拉秀克爬轉去，剩下孤單一人。開始他看不見敵人，隨便亂射，繼而想道，這樣放槍只是為了壯胆。他羞愧起來了，也就停止放射了。

在戰鬥中，如果你看不到自己鄰伴底動作，你也會覺得他的行動。幫助弱者，這是每個勇敢同志底

天職。李泊托夫很想幫助達拉秀克，但達拉秀克沒有明白他的意思，拒絕了幫助，同時也就是拒絕了他的友情，而成了孤獨無伴的人了。

李泊托夫很快成了連隊中人人敬愛的戰士。他每一舉動都表現出公正，純潔高尚的特質。但他與達拉秀克再也不談話了。他彷彿沒有看見他似的。但達拉秀克却對李泊托夫極力要好。

當舉行衝鋒時，他仍舊極力靠近李泊托夫。

有次李泊托夫受了傷。達拉秀克把他抱在手中，想把他抱到綁傷處去。

可是李泊托夫從他手中掙了出來說：

——你想逃出戰場麼。

李泊托夫爬向前去，兇狠狠的回頭望着達拉秀克，宛如此刻他已成了他的主要敵人似的。

我不知道，李泊托夫與戰士們是否談過這件事，祇是從此以後戰士們對達拉秀克愈加疏遠了。恰恰又發生了另一件事，更使這種情形加深了起來。

有次，他們這一班封鎖了一個敵軍火力支點。進行着肉搏戰。突然交通壕裏出現了一支新的德寇隊伍。他們急急趕來援助自己的隊伍。

班長喊了一聲：

——手榴彈！擲手榴彈！

達拉秀克投了手榴彈，却忘記扭開保險機，結果，手榴彈並沒有炸裂。

這次戰鬥，是寡寡懸殊，非常困難的。戰鬥結束後，李泊托夫終於找到了這顆沒有爆炸的手榴彈，遞給達拉秀克。

——喂，拿回去。用不着道謝。德國人會向你道謝的。

現在，達拉秀克一個人用自家的小食鍋吃飯，抽自家的香煙。他沒有一個朋友可以談談心事，讀讀信件。這真是一種孤單寂寞的生活。

在戰爭中是有使人們不易於饒恕的事情。

達拉秀克深感自己孤單生活的痛楚，力圖懇懇交接來獲得對自己的好感。

然而人們對他的這種好意都表示憎惡地拒絕了。

他想和廚師葉格森交好，葉格森却說：

你最好不要纏繞我。我覺得給東西你吃是等於白費。寧可多給別人一瓢，死也不會給你的。

當達拉秀克被派去傳遞報告時，人們都說：我們的泥鳅躍入靜水中去了。他害怕德寇撒鉛子，正想到靜水中去避避。

達拉秀克雖不是自願的離開戰鬥，且在路上常遭德寇的射擊，而戰士們底憎惡心却始終追隨着他。這是達拉秀克覺到了的。

然而達拉秀克，不管自己怎樣痛楚難堪，不管他受着何等的顛連困苦，他懂得，對他的這種關係是公正的。

於是他對於自己的一舉一動，都用弟兄們品評他的森嚴尺度，來暗自加以測量，要是他的行動少微高過這種尺度一點，他即感到非常快樂。然而這是一種殘缺不全的，孤獨一人的快樂。

可是，誰能知道，在最近不久前，達拉秀克爲了更迅速地把報告送到，在敵人彈雨下並不伏着爬行，而挺身跑過窪地，當子彈在他面頰周圍噼拍作響時，他並沒有害怕這種噼拍拍的響聲，毫不臥避，

20 繼續向前奔跑。要是他臥下避一避，本來沒有什麼不好。而他却始終沒有臥下。

還有一件與此類似的事情。在轉回支隊的路上，他碰到一個受了傷的機關槍手。他的副手已被打死了。他獨自一人用機關槍射擊敵軍的自動槍手們。

達拉秀克即臥在他旁邊代替機關槍副手的責任，一直戰鬥到晚上。後來，援兵趕到時，達拉秀克站起對這個機關槍手說：

——再會。

——謝謝你，——機關槍手說。

——沒有什麼，——達拉秀克說。

當他回到支隊上時，隊長因為他行踪不明，而懲罰了他。

達拉秀克不敢說出他在什麼地方逗留過，——顯然人們不會相信的：達拉秀克這個人，怎麼會忽然自願作了這樣危險事情。他只是吞吞吐吐的說：

——我迷了路。

——那末，指南針是作什麼用的？——隊長質問。——你要再迷路，我就派你去當輜重兵去。在那裏不會再迷路吧。

請看，同是這個達拉秀克，此刻却作出了一件驚人的奇事。這條泥鰍竟生出角來了。雖然有許多人覺得是可怪的，其實也許並沒有什麼希奇。有人說，人的性格是終生不移的，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一條河。一面是我軍的壘壕，另一面是德寇。當時形成了這樣的局勢，河是「無主的」。可是，既然河是我們的，怎麼可以說是「無主的」呢。

那末，你去佔領它吧。命令下來了，我們定去佔領。命令果然下來了。衝鋒開始了。支隊衝破了敵人的堡壘線並衝入了他們的腹地。

德寇重砲開放強烈的砲火，構成一道火幕。

他們向着河轟擊。砲彈粉碎了河冰。每次爆炸後，黑色河水騰空而起，在嚴寒中發出蒸蒸的霧氣。德寇利用砲火幕的障隔，調來援兵。

顧道夫金中尉寫了一封說明敵人火力點分佈情形的報告。須用我們的大砲將這些火力點鎮壓下去。不然，德寇不讓我們的部隊增援上去，並會把衝入的支隊擊回的。

——你去，——排長說。

——是，——達拉秀克說。

——你能送到嗎？——排長瞅着達拉秀克眼睛問道。

達拉秀克懂得排長在想什麼，立刻侷促不安了。達拉秀克想說出上次機關槍手的事。爲了使排長相信他，此刻說出這件事情是很必要的。但排長忽然握了握他的手說：

——完了，去吧。

達拉秀克也就走了。

這是一個風雪怒號的黑夜。有無數的照明燈拖起長長光亮帶子在天空中搖晃着。機關槍排射的紅色發光彈，像炭火般撒落下來。各處的爆炸震裂了大地。

達拉秀克沿着沒有道路的雪地走去。

有一個凍僵的德寇橫臥着，他的淡黃色的長髮凍結在雪地上。他的臉向後仰着，眼睛開着，眼窠中

凝結着宛似一副眼鏡似的兩塊滾圓的厚冰。顯然，這個德寇在死前哭過。

達拉秀克毫不介意地向死屍望了一眼即過去了。難道這樣僵臥在草原上的還少麼！

達拉秀克邊走邊想，——想到了排長和他談話時，他怎樣厲害的焦急過。這是因為排長有可能不派他去。如果排長不派他，他簡直會被覬視的空氣窒息死。現在他感覺得這麼爽快，彷彿是神怪一下子把他從死裏救出來了。因為不派他去，那就等於宣判死刑。

砲彈落到河裏，起初穿破堅冰，轉瞬間，在冰上祇餘下黑森森的大窟窿。接着由河裏飛騰起巨大的水柱。冰塊碎裂得吡吡噼噼，震動耳鼓，在冰塊中間噴泉四濺，白氣騰騰，宛似熱水一般。

達拉秀克下到河裏，踏上冰塊。

冰塊在水裏好似油層在水上一樣輕飄。把冰塊踏陷到水裏去了。他就跳到第二塊冰上，接着又跳上第三塊。但毡靴却很快的凍上了一層冰，脚下一滑，溜了好遠。越到冰塊邊緣，就越傾斜。他跌倒了。他在冰塊邊緣上小心翼翼地站了起來，把脚抬起放到另一塊冰上。他沒有跳，怕的是一下子滑倒。但冰塊却四散飄浮開了。他力圖用脚把冰塊穩住，但冰塊底力量比他大，他就跌落水中去了。

水彷彿是滾熱的，因為他覺得周身被火燒灼一般。他力圖攀到冰塊上，但冰塊傾斜了起來，成了陡壁，所以他怎麼也不能攀到冰上。

砲彈在空中嗖嗖的直響，活似電鋸在鋸空鋸時發出的聲音。

達拉秀克連頭都沉沒水中了，拚命的縮起身子。又來了一個爆炸。水沉重地打着他，把他打得連連翻滾。他覺得水打到身上，沉重堅硬，簡直像玻璃一般。

達拉秀克想站起來。他的後腦碰在合攏了的冰塊上。他很想將冰塊舉起，然而他的力氣僅夠支起身

子呼吸一口空氣，而冰塊却像沉重的蓋子，把他壓到底下去了。後來，他終於把它推開了。

他用兩手續續推開冰塊，往淺灘走去。河岸邊的冰是整個的。他攀上冰緣，走到岸上，即開始向前跑去。但很快衣服緊縮起來了，變的硬邦邦，直挺挺的。接着就開始綻裂開來，彷彿幾十把銳利的剃刀刺割着他的身體。

他將雙脚高高提起，急急跑着，把兩手來回揮動。他想這樣來暖和暖和身子，但已暖不過來了。

達拉秀克忽然跟跄一蹶。幾乎跌倒了，他不由的望了望碰着脚的是件什麼東西。

達拉秀克看見了一個凍僵的德寇屍首橫臥着，他的淡黃色的長髮緊緊的膠凍在地上，臉向後仰着，在屍體底眼窠中凝結着滾圓的兩塊厚冰，宛似一副眼鏡。

達拉秀克想了一想：「我已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個德國人」，然而究竟在什麼地方？——却想不起來。

他突然記起來了。他真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難道德國人僵臥在草原上的還少麼！這不是那個德寇，這是另一個。

他向四圍一望，驚駭萬分地相信了，這個就是那個。

於是他急往回跑，跑得身上的衣服破裂作響。

現在他再不企圖踏冰渡河了。一直跳到了水中。真有點莫明其妙，水却似乎比從前溫暖些了。他推開冰塊從水中走去。水上白汽騰騰，宛似滾水一樣，其實它是冰冷得連魚也會僵凍在這裏面的。

他一攀登到河岸上，又重新向前奔跑。

他很快就不覺得活似有幾十把鋒利的剃刀在割他的身子了。

在戰地情報處的土窖中，有一個人走了進來即跌倒地上了。好像鐵板似的碰着地上砰然作響。當人們來剪開他的衣服時，衣服硬的真像鐵一般。

他們儘可能的給他換了衣服，設法使他甦醒了過來。

不久後在河的上空，就有一羣羣的重砲彈嗖嗖叫着飛過去，好像有眼睛似的，都準確地落在德寇的大砲上炸裂了。一羣羣，一排排接連不斷的飛了過去。

後來，庫爾巴托夫少校來到情報處土窖中說：

——達拉秀克同志在那裏？

——我，——達拉秀克說。

——你還能作點事情麼？——少校問。

——能，——達拉秀克說。

——你還能再走一次麼？——少校問。

——還能再走一次，——達拉秀克說。

——要把無線電機送給他們去。他們的無線電機打壞了。

——是，送無線電機去，——達拉秀克說。

他整理了一下無線電機的繫帶，把它扣在身上，就走出土窖了。

風雪平息了。空氣玲瓏透亮。河是靜寂寂的。被打碎的河冰已接了縫。水再不冒白氣了。

達拉秀克走到河冰上。冰不搖蕩了。他邁步由一塊塊的冰上走過去，冰祇嚓嚓的響着，但沒有破

裂。他走到河邊時因過於急忙落入水中了。



隨後他攀上了河岸，背着無線電機向草原走去。

很快就走到了躺有那個擊斃了的德寇殭屍的地方。達拉秀克看了看他向後仰着的臉，看了看他眼窩中的兩塊滾圓的厚冰，想道：「大概，在死前他曾哭過」。

他又想起，當他覺得最難過時，他從沒有想哭，而只是憤恨。這種憤恨心，是一件多麼合理的東西！憤恨心給了他力量。也許從前達拉秀克底憤恨心不夠吧。

後來，達拉秀克把無線電機交給了指揮官，得到去休養的命令。

他就這樣來到了從前德寇居住過的土窖裏，他同班的戰士們都熱烈地迎接他。他們歡迎他的情形，我在上邊已說過了。

此刻達拉秀克正在睡眠。戰士們靜悄無聲地坐在他周圍，雖然很想玩玩骨牌，但恐骨牌敲着棹面的聲響會妨碍睡眠的人，也就沒有玩了。自然，也可以不摔響骨牌來玩耍，但不摔響骨牌，又算什麼玩意呢！

土窖門開開了。李泊托夫站在門檻前。欣然大喊道：

——弟兄們，你們聽說過達拉秀克的事麼？

——靜一點，達拉秀克正在睡覺。明白嗎？

這是邱麻科夫一躍而起，用自己沉重的手掌掩住李泊托夫底嘴，兇狠狠地對他說道。

李泊托夫將眼向戰士們一掃，向正在睡眠的人努了努嘴，隨即輕輕的坐到寢牀上。

——請你放心吧，——一個戰士說。

——最主要的——要有良心，那它早晚是會表現出來的，——另一個戰士說。

——俄國人底力量是永不磨滅的，——第三個戰士說。

——他真有翻天覆地的能力，——第四個說。

——你們說夠了吧，——班中最莽撞的邱麻科夫粗聲濁氣的說，——人在睡覺呀！

大家都默不作聲了。李泊托夫笑容滿面地坐在寢牀上，看他這微笑的樣子似乎他知道了一件人所不知的事情。

一九四三年。

## 夜間喊聲

這個故事是衛生指導員瓦西里、魯克赤、亞羅帕爾切夫向我敘述的。這時他受了傷，臥在戰地醫院病牀上，不僅受醫務人員的關心看護，而且傷愈戰士和軍官們都對他竭誠慰藉，——因為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他剛在不久前於槍林彈雨中從戰場上救出來的，流血不止，疲弱不堪的戰士。

亞羅帕爾切夫背靠病牀仰臥着，把疲乏無力，靜脈腫脹的兩隻大手，伸在毯毯上面，聲音沙啞，氣忿忿地說着。間或用力抬起手來，把手指撮起來捋弄鬍鬚。雖然鬍鬚長的又窄又稀，對於他頰骨寬大，癩癩密密的臉很不相稱，但他還是留着鬍子，因為鬍子是近衛軍人的時髦。而亞羅帕爾切夫就是一個近衛軍人。

：在八月二十四日夜間，爭奪小普洛斯卡亞高地的戰鬥停歇了。

溫暖的暴雨一連下了兩天兩夜，把地面淋洒得簡直在脚下崩陷下去，好似腐爛了似的。

一塊不幸的「兩不管」地段，橫臥在敵我兩分隊中間。遺棄了的戰壕中儲滿了黑水，掩蔽部底頂

蓋倒塌崩頽，割裂了的木料漂流在凹地水潦中。在這裏，救護馬車是不能轉動的。

亞羅帕爾切夫砍了兩株白樺樹，把樹幹的一端拴在馬輓上，使樹梢拖在地上，鋪散得像一把大掃帚似的。他就用這種無輪拖車，從「兩不管」地段上把傷兵載運到裏傷所去。

但就是在這「兩不管」地段上，他的馬匹也很快被希特勒匪徒擊斃了。

德寇由戰場上把自己陣亡兵官底屍體收集起來，用繩子繫到腳上，將屍首曳去，好使俄國戰士不知道他們究竟陣亡多少。此外，德寇兵士爬在田野上打死我們的傷兵，在屍首旁設立埋伏，更熟練的惡賊則採用更毒惡的手段：如果我們的戰士躺在那裏失掉了知覺，他們在他身下埋上地雷，用細鉄絲同爆炸管連結起來，纏在傷兵身上。

然而德寇對於自己的傷兵也並不客氣。他們翻搜傷兵底口袋，把他的東西搜得一乾二淨，要是傷兵喊叫起來時，便從容不迫地將他刺死。

因此說二十四日夜間在小普洛斯卡亞高地一帶的戰鬥完全停止了，這是不十分正確的。我們的救護隊員，一面救護傷兵，一面就同德寇進行着不斷的撕殺。有時，爲此甚至聯合成五人一組。

在某次這樣的撕殺中，他們將亞羅帕爾切夫的馬打死了，因爲這匹馬在彈雨中，不會如哥薩克馬般臥伏地上。

誰曾在火線上蹬過，誰就會知道，戰後夜間在「兩不管」地段上德國傷兵叫喊的情形。他們嚎啕的聲音，活似家畜被宰殺時發出的慘叫，使人聽得難耐。

我們俄國的受傷戰士，是以軍人剛毅精神靜默地忍受苦痛。甚至在臨死之前，本來對於一個人，什

28  
麼都是無足輕重的了，但每個戰士爲了自己的軍人豪邁精神，還是咬緊牙關，雙手抓入泥土裏，默不作聲。

因此，衛生指導員在戰場上尋找我軍受傷戰士是很困難的。但這種情形也有助於保持我們受傷戰士底生命。

亞羅帕爾切夫失掉馬匹後，頸上掛着德國自動槍，在彈窩密密，觸目驚心的戰場上來回尋找傷兵。驀然聽得有人大聲呻吟。他以為這是德寇在叫喊，慢步朝着發出呻吟聲的方面走去。

在一個一五二公厘口徑砲彈炸成的彈窩中，找到了我軍受傷戰士武謝銀、查良保夫。

亞羅帕爾切夫驚訝萬分。怎麼這樣，我們的戰士突然會喊叫起來了！

但在看到查良保夫滿頭鮮血淋淋時，即將他的頭抱到自己的膝蓋上，開始包纏。

查良保夫睜開眼睛，看了看亞羅帕爾切夫，淡然說道：

——你不要給我包頭。我頭不疼。這是我自己在跌倒時碰傷的。

亞羅帕爾切夫便說：

——你只是碰傷了，爲什麼你像傷兵一樣的躺着，還像德國丘八般叫喊着呢？——並譏諷地補充

一句：——呸，在你沒有碰傷前，你打死了多少弗利茨？

——一個也沒有，——查良保夫安然說道：

——這是什麼緣故？——亞羅帕爾切夫問。

查良保夫伸了伸手，小心翼翼地將腹上濕透的軍衣掀起。亞羅帕爾切夫看過傷，即轉過頭去了。查

良保夫把軍衣下緣放下了。

亞羅帕爾切夫說：

——這不妨事，可以治好的。

查良保夫傾聽一下，決然說道：

——請你走開。

——爲什麼？

——你是朋友，就請走開，查良保夫說。

亞羅帕爾切夫覺得他的請求很可怪，但他清楚知道，這位受傷戰士是不能放在雨衣上拖着走的，而是需要兩個人小心抬上去，於是他給查良保夫包纏過胸部與腹部後，就離開他，尋覓助手去了。但亞羅帕爾切夫剛一走開，就又聽見查良保夫哼聲大作。亞羅帕爾切夫躊躇站了下來。想了一想，大概查良保夫哼叫着，是想使他不迷失他的所在地，因喊道：

——你不要叫喊，德國人會跑來幸掉你的。我把你的地方記好了，決不會有什麼差池的！——隨即走去找尋救護隊員了。

當亞羅帕爾切夫同救護隊員杜得尼克走向查良保夫躺着的地方時，忽聽得一響槍聲和脆弱的呻吟聲。接着就靜寂無聲了。他們急向受傷戰士臥着的地點跑去，偶然失足跌入儲滿污水的壕溝，一爬起來又向前急跑。

——一跑到那裏，他們看到了這樣一幕情景：

查良保夫坐着，兩手撐在地上，一把短刀橫在他的膝蓋上，旁邊有一個身體長大的德寇，臉埋在泥土裏，伏臥地上。另一個德寇，則彎曲着身子，雙手掩住頸喉，向一旁爬去。

查良保夫緩緩地抬眼望着亞羅帕爾切夫，費力轉動舌頭說：

——同志，你以為我像婦人般哼叫是因爲疼楚害怕麼？不是的。我在呼喚德寇來。——他躺下身子，喋喋說道：——現在請你小心尊敬地將我抬走。現在我不以受傷爲可羞了：

亞羅帕爾切夫快把這個故事說完時，銳敏地注視着我面上的表情，看到臉上有什麼使他不愉快的神色，他就驟然抬起身子，靠着枕頭，嚴厲說道：

——我在報上讀到，有一個手無寸铁的戰士咬斷德寇喉嚨的事件。我就告訴你：我若是遇見了那位戰士，定會如親兄弟般抱吻他。這就是我的意見。——隨後，他平靜了下來，重新躺在枕頭上，將自己胼胝的兩手伸在毯子上面，繼續輪動指頭，緩緩地補充說：——如果你是愛聽各種奇聞的，那我就對你敘述一件曾在報上詳細記載過的事情：有一個牧羊人在山上遇着大風雪。他牧放的綿羊眼看就要死掉的。但這個牧羊人，並不是聽天由命的人。當弱小的羊跌倒時，他就把它們當作小孩般抱在手中走，夜間就把身上短襖和皮大衣脫下，憐愛地蓋在母羊身上。爲了使羊羣便於走過，他在雪上踏成了五公里的行路。四天四夜沒有半點食物入口，並不會宰殺一隻小羊。當他把羊羣趕入避風所時，沒有丟失一隻綿羊。這種忠勇行爲得到了政府底嘉獎，曾授給他「勞動義勇」章。而現在這位忠誠的牧羊人就要榮膺「戰鬥」章或勳章了。

——這就是查良保夫嗎？

——自然哪！不然我爲什麼講述這故事！

——亞羅帕爾切夫抬起手來，撚了撚自己近衛軍人的稀薄鬚鬚，這種鬚鬚在他的傲骨凌凌，倔強剛毅的臉龐上是很不相稱的。

## 引路的小姑娘

偵察連連長將她領到了戰士睡眠的房裏，很客氣地說道：

——請坐，稍等一會。我們的職業是這樣的——白天睡覺，夜晚遊逛。

他立正行了一個舉手禮後，就走出去了。

也許，一個中尉在一個青年女子前面，立正行舉手禮，似乎是不該的：在她軍大衣的領章上沒有任何官階識徽。然而這次，中尉覺得自己是男子的感覺超過了他是官長的感覺。

小姑娘坐在一條凳子上，向窗戶裏瞧望。

玻璃上蓋滿了各種奇離古怪的白色樹葉。這是嚴寒凝結成的花紋。

戰士們蓋着軍大衣，睡在地板上。

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過去了，而她仍舊坐在凳子上。

一陣陣苦痛難堪的急劇咳嗽，使她全身抖個不停；她彎着腰，把手套緊堵着嘴，她想這樣來制服咳嗽。後來，她把身子向後仰着，急急的喘着氣，後腦靠緊牆壁，腫脹的嘴唇哆嗦不已，而在她張大的雙目中，滿含着瑩瑩欲墜的痛淚，她就用手套將它揩去。

天色漆黑了。

中尉走進來，黑暗中什麼也不見，他問道：——女同胞，你在這裏嗎？

——在這裏，中尉同志，——她嗒咽地說。

中尉彎起腰來喚醒睡眠的戰士。

接着，他把班長徹瓦科夫喊到一旁，低語許久，對他下了某種指令，結束時高聲說：

——營長就是這樣命令的：一般的領導是你，具體的是她，——並把頭向小姑娘這一邊一翹。

——明白了，——班長說，隨即就穿大衣。

黑地裏大家匆促地吃過晚飯。小姑娘撮着半匙粥，小心翼翼地吃着，彷彿每口粥都會使她的喉嚨痛楚難禁似的。

看來，她沒有吃完自己這一份粥，於是班長說：

——您不要着慌。在遊逛前吃點東西是很重要的事。

——我不着慌，小姑娘輕聲說。

整裝出發時是很短促而靜悄的。徹瓦科夫看見小姑娘用絨圍巾小心包纏頸脖，就說道：大概你的嫩嗓子怕受風吧？

小姑娘什麼也沒回答，大家走出房屋了。

一輪銀盤似的明月，高懸在空中。雪在閃耀發光。

徹瓦科夫咒罵着月亮，走到前邊去了，驀地回過頭來對小姑娘說：

——偷越前綫，自然是我領導。再往前走就是你了，要請你費心。

小姑娘雜在伊格納托夫和拉米施維里兩個戰士中間走。經過一個曠野，在探照燈光似的灰藍色的月光下，他們看看自己的女伴，簡直不認識她了。

她體格矮小，穿着一雙毡靴。軍大衣在她身上，活似小孩子穿了父親的皮大氅似的裹着身子，而她一對水汪汪的美麗眼睛，使得兩位戰士忤忤然不敢逼視，轉過頭去了。



女子突然滑了一交，伊格納托夫卽一步跨到她跟前說：

——請讓我扶着你走吧。

女子站住愕然問道：

——這爲什麼？

伊格納托夫在凍得臉白的嚴寒下都羞得滿面通紅了。拉米施維里跑來幫他的忙。

——小姐，在我們高加索，有這樣的規矩，男子隨時都應該是女子的衛士。

——可是在前綫上也該這樣麼？——小姑娘嗶聲說着，——好好的想想吧。

拉米施維里還想向她說什麼話，但徹瓦科夫却氣忿忿地喊道：

——不准說話——忘記了你在什麼地方了。

——十二點鐘前越過了火線。走進了又陰又暗，雪地上樹影森森的樹林中。現在，小姑娘已經走在前面。她將兩手縮在軍大衣袖筒裏，踏着密密的小步，飛快的向前走去。羊腸小徑走完了，越過一條雪及腰際的深溝。接着又是一片窪地，只好爬着前進。爬了很久，大約一點半鐘。走到了一片伐掉了樹木的地帶上。繞過了一個蹲立在晶瑩潔白雪地上的，黑森森不美觀的小村莊。隨後又在毫無人跡的深雪裏走去，脚踏入流沙似的乾雪中每步都要費力拔着。

——只有一件事情不好，小姑娘咳嗽起來了。在這種緊張，寂靜，萬籟無聲的寒夜裏，她的一陣陣的乾咳聲，可能破壞全部任務的。走到了指定地點時，徹瓦科夫說：

——請你暫時藏在草堆中等我們。餘下的事，我們自己會辦好的。

——很好，——小姑娘低聲說，她簡直精疲力竭了，拿絨手套緊緊掩着嘴。

在指定集合時間後，戰士們即四散出發了。

過了許久。朦朧暗淡的曙光開始照耀着大地。

伊格納托夫第一個回來了，接着是拉米施維里。他的神色興奮而又焦急不安似的。他說：她給了我們這樣的好情報！真該把她舉在手上。

別說！難道她會同意……伊格納托夫懊喪地嘟囔着。向乾草堆瞟了一眼，机陞不安地問道：你想她結婚了沒有？

徹瓦科夫突然靜悄悄地跑來了。他命令：

——弟兄們！出發。——接着兩手將頭一抱，不覺高興得叫了出來：真是好情報啊！營長一定會高興得手舞足蹈，像馬戲院裏的戲子一樣。

回頭走的是另一條路。還是小姑娘走在前邊，雙手縮在軍大衣袖裏。她又咳嗽起來了，她將絨手套緊堵住嘴，拚命的抑制咳嗽。

戰士們帶着自豪的神情望着自己的女嚮導，在每人的心坎裏，油然而發生了各種親熱的話，這樣的話在各人生活中甚至對於最愛的人都很少說第二次的。

在靠近施莫洛斯特村的大路上，被德寇俘虜的居民在清除道路上的積雪。幾個裹着毛毯圍巾的德國丘八看守着他們。有一個女人兩腳縮到肚腹下，躺在路旁，滿面都是凍凝了的淤血。

拉米施維里咬牙切齒，開始摘下手榴彈。伊格納托夫從頸上摘下了自動槍。徹瓦科夫啞聲說道：

——沒有信號，不許開火。

忽然小姑娘儘着她的病喉高聲說道：

——不許發信號。

——怎麼不許？

——很簡單。你們願意讓他們來刺死嗎？

——你說的是他們麼？——徹瓦科夫驚訝起來了。——十二個骯髒的「弗利茨」！我們這樣突然去打

他們：

——我說：不許去。

——不要說空話！——於是徹瓦科夫就轉過頭去，下命令道：聽口令！

但是這個小姑娘並沒有就此安靜下去。她咳嗽着，喊叫說：

——我決不許因幾隻死狗子，就拿情報去冒險！

——一點也不冒險，——徹瓦科夫傲然說。——弟兄們，走吧。

女子擋住了他們的路。

閃開，——徹瓦科夫粗鹵地說，就一步跨到了她跟前。——你想幹麼？沒看見人們在受苦嗎？

——你敢，——女子低聲說。——我要喊叫，於是跑到一邊去了。

徹瓦科夫將手槍向上一拋，放在手裏顛了一顛，低頭不看戰士，鬱鬱地說：

——唔，沒辦法，大概只好這樣走開了。不然，可以因一個女子的脾氣，破壞任務的。

——她是壞蛋，——伊格納托夫苦痛地說。

——她不是好人，——拉米施維里附和說，並向雪上一唾。

回頭走時，大家都含着一種苦辣的沈悶滋味。戰士們極力不去瞧視他們的女伴。從前他們覺得甚至她軍大衣上的每條摺縫都是可愛的，現在他們却憎惡起來了，當女子跌倒時，誰也不伸手去扶她起來。

戰士們到了司令部時，太陽已高掛在天空中。徹瓦科夫冷冷地對小姑娘說：

——你的腳簡直走不動了，去睡吧，我們沒有你也能報告的。至於說到感謝，讓長官向你說吧，我們對於你是不覺得有什麼要感謝的。

小姑娘點了點頭，縮着身子，慢慢的走進屋裏去了。

徹瓦科夫將偵察的結果報告了偵察營營長。戰士們獲得的消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立刻就要密電生電告軍長了。接着營長問：

——波格拉多娃在那裏？她身體怎樣？

——就是給我們引路的那個女子麼？徹瓦科夫說。——大概，睡昏了吧；我們對她真忍受夠了；他鄙視地一笑，就把路上遇到德寇守衛隊的情形說了一遍。

然而竟出乎徹瓦科夫意料之外，當他刺諷得這小姑娘越惡毒，營長臉上的紅雲就蓋的越厚了，他的喘息就越沈重，越急促，好似有針在刺他，他還是要默然忍受痛楚一般。

徹瓦科夫說完後，營長一句話也沒有說，在房中踱來踱去，許久不停，一眼也不看那些立正站着驚訝地望着他的戰士們。陡然，他急地轉過身來，沈濁地說：

——這位波格拉多娃，兩天前被德國人絞在施莫洛斯特村。恰好這時游擊隊衝進去，把她救活了。你們看見，繩子怎樣把她的頸脖勒爛了？她咳嗽，吐血多麼厲害？這個有病的受傷重重的女子，一舉一

動都是合理的。也許，在路上她看見了自己的父母，但她知道，偵探得來的消息，要比任何一打德國兵士貴重的多。你們還在這裏胡說八道的說她：——好一批英雄！——營長把手一揮說：去吧。

戰士們走出後就站住了。徹瓦科夫臉色發白。伊格納托夫底嘴唇抖個不住。拉米施維里，則揪扭着胸前的軍服忿然要求：

——我們立刻就到她那裏去請罪！真糟糕，真糟糕！

伊格納托夫痛心地低聲道：

——這件事只是請罪怕是挽救不了的。

——弟兄們，請罪，無論如何是需要的，——徹瓦科夫慢吞吞地說。——只是我想用這樣一個方法來作。我們即刻就出發到施莫洛斯特村去，只好把睡覺的事丟開了。我們去看看那些絞她的「弗利茨」，倒也怪有興趣：

——現在我們什麼都能作了，——拉米施維里興奮地低聲說道。——現在要幹什麼，就幹什麼。情報已經交上了——人是自由的了。

不要多說，——徹瓦科夫鄭重其事的打斷拉米施維里的話。——好歹會說得清楚的。回來後，刮刮臉，整整裝，把領子弄得清清潔潔，這就是說，我們要衣冠整齊地去請罪。對嗎？

——對，——戰士們同聲說。

於是，把自動槍向背上一揹就邁步向林緣走去，隊伍必須由此去進撲施莫洛斯特村的敵寇。  
太陽照耀着大地，水銀般的雪閃耀得刺人眼目。

## 愛情的故事

在戰爭中，傷心慘目的事情是很多的。但快樂生動的愛情，却是恆久活躍着。當人們爲了高尚純潔的事業而犧牲自己生命時，總願意在我們前線上失掉了和平生活外觀的愛情，也是這樣高尚而純潔的。

有一個少女，大家都叫她梁麗，臉龐豐滿，長着金黃色的美髮和一副文雅而溫良的面孔，在她的性格中，沒有一點可以說是她具有堅強意志的。當滑稽可笑的當兒，她就哈哈地笑着，當着人們談起猥褻話的當兒，她就滿臉通紅地生起氣來，當她看護的受傷戰士溫度增高時，她就偷偷地哭着，當送別傷愈戰士出院時，她就和他們接吻。

但受傷戰士中，——而受傷戰士底觀察力是很敏捷的，——誰也沒有理由硬說梁麗與病院職員中某人發生過密切的關係。

有次，梁麗高聲對一個青年醫生說：「同志，我又不刮臉，你贈給我花露水幹麼！」——此時，連傷勢極重的戰士也都高興地微笑了起來，因爲連這樣年輕體健的美貌青年，梁麗也給了他一個應碰的釘子。

這是沒有辦法的。當一個女子處在許多男子之中，只有當這個女子是高尚純潔自持時，男子才會高尚純潔地愛她。

某夜載來了一個受傷的中尉：瓦納、羅穆芝里。醫生施行手術，直到天曉，從他流血殆盡的軀體中，拊出許多碎彈片。一星期後，施第二次手術時，又拊出了好幾塊彈片。

無論在施手術之前或後，以及施行手術時，羅穆芝里從沒有呻吟一聲，沒有說一句話。

「也許是震昏了吧，也許是不會說俄國話吧」，——梁麗這樣忖度着。她盡心竭力地看護這位重傷的軍官，毫不羞澀地說出各種各樣的溫言密語，這種話是她從來也不敢對其他人說的。

羅穆芝里躺着一動也不動，緊緊咬着發青的嘴唇，只有他那黑大放光的眼睛，表露出他在忍受着難禁的疼楚。

但一當梁麗撫摸着他瘦癯的手臂，盡情說着各種溫柔言語時，羅穆芝里底眼睛中頓時失去了痛不可禁的駭人黃光，而現出了深沉潤澤，幾乎是健康的光輝來。

羅穆芝里在病院中躺了三個星期，梁麗已經慣於與這位默默寡言的受傷軍官低聲說着親熱的心腹話，好像她還是女孩時候和她的娃娃說話一般。

當醫生說，羅穆芝里中尉傷愈出院了，要她去送別他時，梁麗泰然自若地走到了外面。她簡直認不出這位體格健美的軍人是她看護過的那個受傷的人。

這些軟弱無力活似嬰兒般的受傷戰士，傷癒後，驟然成了成年人了。梁麗走到羅穆芝里跟前，伸過手去。他就用自己的手，熱情地緊緊握着她的手，猝然情不自禁地

說：

——梁麗，我愛你……

梁麗羞得滿臉通紅，拙笨地，——後來她回憶起當時自己惶急情形時認為是這樣，——問：

——難道你會說俄國話麼？

——梁麗，——中尉焦急萬分地說，——我不能再滯留汽車了。你聽我說呵，我愛你。

——那又怎麼，——梁麗生氣地說，——我對待你也不壞，但這和你想的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汽車夫焦灼不耐地連連按着汽笛。羅穆芝里回頭向汽車瞟了一眼，即把梁麗底手向自己跟前一拉，固執地說：

——我愛你，你明白嗎？

他急遽地轉過身去，跑到汽車上，汽車開動了，他連連揮着手，梁麗沒有作答。她正在氣憤得厲害。

梁麗很快就忘記了羅穆芝里，她溫良，柔和而文雅的臉，仍然和從前一樣對一切受傷的戰士微笑着，所有養傷的人都喜悅這位純樸柔和，慇懃懇切的少女，而當他們還在養傷時，她也愛他們大家。

過了三個月。有一天梁麗接班後，巡視病房。她陡然覺得有人在看她。當她一回頭的當兒，就看見了第四號病牀上，有一位滿頭纏着重重綳帶的新來的受傷戰士，她立刻就認出了這對黑亮放光的大眼睛。

羅穆芝里又是恒久默默不言，而梁麗又低言密語地盡情說那些溫柔，親切的語句，她知道，這類的言語是可減輕疼楚和使因傷軟弱的人們添增力量的。

羅穆芝里，咬緊毫無血色的嘴唇聽着，看他的面色，是無法知道，他是否聽見了這些話。然而他突然出乎意料之外地說：

——梁麗……

梁麗一驚，手裏溫度錶跌落地上，滿臉通紅了。

——梁麗，——羅穆芝里繼續說，——我很慚愧，那時我和你說了這些話。我沒有權利說出口來的。



而梁麗，正在悔恨，這樣粗魯地打壞了一枝好溫度錶，惱怒着自己心情的不安，她原認為這是她絕不會有的事，於是生氣地說：

——好，夠了吧：

羅穆芝里向枕頭上一仰，什麼也沒有回答。

有好幾天，梁麗竭力避免在羅穆芝里病牀前逗留，而對他的態度是很客氣而鄭重的。

但後來有一次，拉正他頭上的綑帶時，她用異常柔婉的情態說：

——你看，我要費多少心力來看護你。你撕殺時，大概是不很小心吧？

中尉淡然問道：

——你要我打仗時像母牛般懶散麼？

——不是，——梁麗沈思着，不由的把自己的手放在羅穆芝里手上說。——請你照舊一樣撕殺吧，但也許，少微謹慎一點也好。——她頓時忐忑不安起來了。

羅穆芝里却兩眼閃着怒火說：

——唔，女同胞，怎樣撕殺法，不用你來教我，我自己知道我應該怎樣撕殺。

後來，中尉傷癒了。他很客氣地與梁麗告別了，他沒有再說一句從前和她說過的那種惴惴情急的話，梁麗回到病室裏却鬱鬱不樂，如有所失。

晚間，梁麗哭的兩眼紅腫。

受傷戰士們底觀察力是很敏捷的，他們明白了，梁麗熱愛着羅穆芝里中尉，不像愛他們大家一樣，而完全是另一樣的。他們大家都同情梁麗，並非非常喜歡在世界上存在有如此偉大純潔的愛情，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愛情。

## 甘西、基良

漂浮似葉的獨木舟，在波濤滾滾的湍流中，突然碰到一個粗根蓬鬆像盤成一團的死蛇樣的黑樹墩。驀地這獨木舟活似一匹怒馬，前蹄一掀而起，幾乎直立在空中，把甘西、基良翻入水裏。接着黑龍江中沖來的冰冷的水將甘西擒住了，把他壓緊在自己富有彈性的急流中，持向某處深淵中去了。

甘西閉起眼睛，泰然任其沈沒。老實說，甘西並沒打算淹死，不過他想等待他父親——著名的獵人季米特利、基良潛到這裏來，潛到昏暗的深淵中來，將他拖到那陽光煦暖的地方去。但父親沒有來。由懸巖峭壁奔騰而來的強有力的水流窒息着甘西，但父親仍沒有來。甘西發怒了，於是揮動兩手，漂浮到水面上去了。

父親騎在船底朝天的獨木舟上。看見甘西後，却回過頭去唱起關於他的事情的歌來。甘西想攀到獨木舟上，像父親一樣騎在上邊。但手一碰到長滿青苔淤莓的舟緣，就又滑下沉入水中了，而溜溜的怒騰的江水又將他窒息在嗡嗡鳴着的黑淵中。

浮出水面後，甘西高聲喊道：

——你這被狗咬過的禿鬼，快把我拉上去，要不，我就咬你的腳！

父親哈哈笑了起來，將腿拉起，坐在獨木舟底上，雙手抱着膝蓋，又唱起曾有一隻母獾生下一隻長耳兔子，見人就害羞的歌來。

從來沒有人在甘西面前唱過這樣羞辱的歌曲。他在冰凍的黑龍江水中氣得渾身發熱。用指甲抓破生滿滑溜綠苔的舟底，終於攀上去了。他騎在舟底上，許久許久說不出話來。後來，用拳頭向父親背上戳

了一拳，說：

——你這長了耳朵的毒蛇，我永遠記着你這回事。

江岸在兩旁急駛，高聳天空的柏樹在雲霧中搖晃着洗滌自己的頂梢。江流在河灣上彎曲了起來，那時，就更加湍急，奮力冲到岸邊，發出轟轟隆隆的響聲。

一直到回到家裏時，甘西底父親才對他說：

——你好像一隻蝦蟆總是莫名其妙的呱呱呱呱亂叫着。獵人只有當自己使盡了一切力量時才向人求助的。你不是男子漢，到廚房裏和麵去吧。

過後季米特利、基良一連七天沒有帶着他九歲的兒子去打獵。

一隻駝背的青灰色大熊，側臥在地上，糞臭四溢，血淤遍體，笨短的前掌緊貼在綻裂開來的破腹上。甘西底父親蹲在熊的前邊，把鋒利尖刀插到地裏去擦磨乾淨。父親底肩胛上受了傷，血直地流着。甘西從地上拾起了他父親底手杖，從上面剝下一片片輕薄的木皮，又割了一塊熊油，將它塞在木皮裏，放在父親底肩上，即用繩子結實地纏好了。

甘西拿着用樺樹皮裹着的鮮紅熊肉，父親由於精疲力弱一顛一拐踉踉跄跄地走在前邊，唱着快樂的歌曲。

——你痛得這麼厲害爲什麼還唱歌？——甘西問。

當人們向我說「痛」，那時我就覺得痛。當我唱着我不痛的歌，那我就更相信自己，真的不覺得痛了。

43 ——那末，爲什麼你總在笑着呢？

——我笑，是因為熊沒有把我的頭咬下來。我把肩胛放到它面前，欺騙了它。現在將被蠅子吮食的是它，而不是我。

於是他雖然由於精疲力弱弄得脚步蹣跚，還是用強有力的聲調繼續唱着。

有次甘西追趕一隻銀鼠追了五天五夜。他順着雪地上輕如鳥足跡的蹄痕趕去，這隻銀鼠總是一聽到獵人釘着毛皮的滑雪板發出的有節奏的沙沙聲，即逃了開去。最後，甘西追上了這隻潔白如雪的小獸。它隱藏在樅樹枝底杈杈上，小得像一團白雪。

甘西開了一槍。

父親將野獸拿起來，檢視了一遍，在他的臉上現出厭惡的神色。將手一揮，把銀鼠拋了，揩拭着手說：

——我真害羞把這樣的獵物拿回村莊去，人們會說，我兒子的槍砂只打中獸腹，而不是獸睛，說他糟踏了野獸。我們那乃人打獵，趕上野獸瞄準時，他就冷靜得像一塊冰似的，他的心，並不像狗尾巴那樣跳動着。那乃人瞄準，還未射擊前，那怕有人在他背上割下一塊肉來，他也不會覺得。你慌亂得這麼厲害，簡直像那個老巫，在集體漁場中第一次看映電影時的情態。

甘西羞得無地自容。

父親就是如此來教訓他兒子打獵的訣竅的。甘西在十二歲時，已成了著名的優秀獵人，具有真正那乃人的莊嚴冷靜態度。特洛宜茨村地面很大，房屋散漫而不集中，有很大的一隊那乃人集體漁場底漁船停靠在黑龍江傾斜岸邊。在村莊中最令人注目的地方巍然聳立着兩所樓房：中學校和漁業專門學校。甘西起初在學校裏學習。當他與父親一塊去打獵時，就在被雪掩埋了的小草棚內，脂油燈光下準備功課。後來甘西第一次打死了一隻熊，帶着真正男子漢嚴肅的容貌來至學校時，功課答覆得很壞，於是共產主義

青年團支部書記在休息時把他叫到空閒的教室裏說道：

——基良，你是一個很好的獵人，但如果這樣學習下去，你將不會成爲完人。可是我們相信，你是會成爲一個大人物的。因此，如果你學習也如打野獸一般，我們是非常願意稱你爲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的。

甘西點頭同意了，在最近半年裏一切功課均獲得了「最優等」的成績。

畢業後，甘西想作獵人繼續到遠處去打獵。支部局把他找來說：

——甘西，你是個能幹人。你應當繼續學習。

——我再沒有什麼可學習的了，——甘西傲然說。——現在我自己可以教別人。

他們對他說：

——我們這裏有很多魚，但我們捕的很少，因爲每個人都自命是優等獵人，只用魚叉去叉魚，而不用複雜的捕魚工具去代替魚叉。你應當教會人們大宗捕魚的方法。

甘西不樂意捕魚——他是一個獵人。他不願意到漁業專校去學習，他想將他父親傳給他的衣鉢傳授給別人。但他是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他答應尊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切規章。

甘西進了漁業專校，過三年後畢業了。他成了集體漁場摩托船上的司機。此時，集體漁場捕漁量已增加了四倍。現在那乃人已不用木槳在黑龍江寒冷湍流上划行，而是用純鋼的摩托螺旋槳將他們輕輕的魚船趕着前進。而他們著名的獵人甘西、基良便成了偉大的摩托機專家。

甘西仔細研究了機器底一切祕密特點，他成了極嚴格而能主宰它的主人。

甘西入伍服務時，請求給他開機關槍，而不是步槍。他打步槍的本領，是沒有人趕得上的。然而甘西同樣知道，機器的力量是很大的，管理機器的人愈靈敏，機器力量就愈增加。

甘西成了一個偵察兵的機關槍手。他善於不分黑夜與白晝在森林中自由行走，如同在自己家裏一樣，這是誰也趕不上的。誰也不能這樣絕無聲響而狡詐的追索敵人。

每次在出發執行任務前，甘西同戰士們談話，說明在偵探時，誰要作什麼和應該怎樣作。他發出的問題，比他年長的戰士們都恭順地回答，因為這位面容嚴肅，眼光沉着的青年具有豐富的經驗，這是他們所沒有的。

但人們對甘西說：「這對你當然很易，你是一個獵人」，——甘西就楞起眼睛發怒說：「我不是獵人，我是戰士。」

在作戰時，甘西是很吝惜子彈而準確地射擊着。他只是瞄着目標射擊，總是一發擊斃敵人。誰也沒有聽見過他長排射擊亂費子彈的事。

政治指導員向甘西提議，要他同戰士們作關於保護武器的談話。

甘西把自己的機關槍拿來，拆卸開給大家看，只見所有機件都清潔得閃閃發光。

基良說：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有將沙子，髒泥弄到自己眼睛裏的人。但我却看見有些戰士底武器總是弄得很髒的。可是我們都宣過誓，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來愛護自己的武器哩。我去打仗時，總是挺身直前，毫不回顧，因為我知道：如果敵人比我強，你們會跑來援助的。要是你們的武器不好，打不準，因而敵人把我殺死了，那你們便是他的幫兇。現在請你們告訴我：沒有擦好自己武器的戰士，是否有勇氣誠實的正眼看着自己同志呢？

甘西幻想要給機關槍製造一個壓音器。

每在短時休息中，他即坐在武器修理廠裏，構思製造壓音

器。他終於把它製成了。他的壓音器幾乎將射擊時的聲響減少一半。

甘西用自己智謀，心靈和手底全部力量來進行了戰鬥，他說：

——德國人——並不是野獸，而是比野獸更壞的東西。我還沒有想出這樣鄙卑污濁的名詞來形容他。但我還要繼續想想。

甘西同班長達維德、尼帕利則一塊，到敵人的深後方去偵察。

他藏在汽車路附近的深溝中，用短促準確的排射向德寇的運輸車開火。

基良在瞄準時，手從沒有顫抖過。現在那乃是完全能夠把他當做例子來說，那乃人瞄準時，那怕在他背上割下一塊肉來，都是不會戰慄一下的。

那乃民族底子弟，在寒冷的黑龍江岸邊特洛宜茨村生長的青年團員，近衛軍人甘西、季米特利也維赤、基良，就是這樣同蘇聯人民底敵人搏戰的。

## 爭吵

樹是白色的。枝葉上都蓋滿了寒霜。

空氣潔淨得玲瓏透亮。嚴寒將它凍乾了。

雪彷彿細沙般淅淅颯颯地洒落下來，寒凍侵蝕到裹在衣裏的皮膚，酷像硫酸一般刺人。

隊伍完成了一百七十公里的迂迴行軍。預計過六個鐘頭後，在黃昏時，就要加入戰鬥。在天空中，雖然寒冷的太陽剛剛昇了起來，隊長即命令戰士們睡眠休息。

當時有三位戰士，三個同志忽然爭吵了起來。這也許是因為在狂風暴雪中，在凸凹不平的地帶上，艱苦行軍，過於疲憊，或者是因為兩晝夜不眠所引起的精神不安，易受刺激的狀態，不然就是因為他們凍得澈骨難過，總之三個同志，三位戰士祇是爲了瑣屑小事爭吵了起來。

此刻，他們彼此目不相視，愁鬱鬱的準備宿所。他們雖因互相對罵的粗言惡語而深感氣憤，鬱鬱不樂，但就在此夜他們仍然不能分離。一個人單獨睡覺是不行的，而脫離集體生活的棄羣者，誰也不會容留的，因為慫恿吵架是前線戰士底習慣所不許的。

尤諾索夫默不作聲地在雪中掘出了一個深坑，葛爾普茲默默無言地將樅樹枝舖在深坑底下，保博弗肯默然無語地將雨衣蓋在枝條上，當二人已經躺下，他將他們的軍大衣蓋在他們身上，自己的也同樣蓋上了，上面又放上了一件雨衣，再舖上一層雪，然後微微掀起一點，鑽到裏邊去，貼緊着尤諾索夫躺下，直對他鬚髮的後腦呼吸。

在舖底下很快就溫暖了起來，但這種溫暖並不能把他們三個過去同志心中的氣憤蒸發掉。他們躺着，彼此緊貼着，却都深感受辱而鬱鬱不樂。

他們躺着，總睡不熟。

灰色的夜晚到了，雪灰得像灰一般，而暗淡的月亮又在灰色雲霧中浮動着。

戰士的散兵線，靜悄無聲地從雪上爬去。他們用頭用肩在雪中鑿開道路，向前爬行。這種動作酷似游泳家的姿勢。他們必須穿過的窪地，很像一個湖澤，而被風掃成的雪堆，便是湖中的波濤。

很快在兩翼方面，有機關槍乾燥而清晰地響着，雷彈鳴鳴炸裂着，接着就有一陣陣黑得像烏鴉絨毛般的煙霧在空中飛騰。



這三位戰士，三個從前的同志又並排出現了。他們是不能分散的。誰也不會允許他們這樣作，因為他們協同作戰已經很久了。

保博弗肯是一個特等射手，尤諾索夫和葛爾普茲二人是優等手榴彈手。他們在行動時一般是這樣：葛爾普茲和尤諾索夫爬在前邊，保博弗肯跟在後面。他必須用準確的火力掩護他們不受敵軍機關槍手和步兵射手的傷害。

戰士們把這種方法叫做「叉子」。處在這隻叉子基端上的是保博弗肯堅強的手和他銳利明確的眼睛。現在他們順着雪地爬向敵軍一個火力支點去，以便把它封鎖，破壞德寇的火力網。

保博弗肯將雪壓平，用臂肘支在上邊，開始同火力支點進行決鬥。然而他的子彈只在支點邊緣粗木上打落一些木屑，而敵人的機關槍仍然向着在前面爬行的二人不斷地掃射。保博弗肯心中慌亂，開始密射，因此他的射擊就更不準確了。保博弗肯在忿不可遏中，忘記了戰鬥中慎重沈着的要旨，竟爬到一個小崗上，瞄起準來。敵人射手發出的子彈向着他的脊背抽打，把他身上皮襖撕破了。熱血由打裂的皮膚中順着脊背直流。

葛爾普茲和尤諾索夫被機關槍低射火力壓貼在雪地上，躺着不動，等待保博弗肯把敵人機關槍擊毀後再往前進。但機關槍仍是噠噠噠掃射不停。當時葛爾普茲對尤諾索夫什麼也沒說，即爬向一邊，找好一個適當地點後，就開始用自己的自動槍向砲眼射擊。葛爾普茲不是頭等射手，他與敵人的火力決鬥，並未獲得何等效果，只是他手中的自動槍被雷彈炸片打壞了，而他自己也被槍托底碎片打傷了。

尤諾索夫急向葛爾普茲跑去，但葛爾普茲突然站了起來，一手緊緊握着手榴彈挺直的向後伸着，逕向火力點奔去。

尤諾索夫跪下，開始向砲眼直射，那裏的機關槍也不斷地向他們掃射。忽聽得殷殷爆炸，接着又是第二聲。尤諾索夫彎着腰跑向火力點，一面跑，一面就上手榴彈。

當保博弗肯爬到火力點前時，他看見葛爾普茲把一隻德寇鋼盔翻過來，坐在上面，用綳帶包扎鮮血淋漓的兩手。尤諾索夫站在他旁邊，氣忿忿的說道：

——受的打擊還少了。在這樣的時間還來互相吵罵。這對於誰有利？只是對於他們有利罷了。——  
尤諾索夫向着僵臥在火力點入口的德寇屍首努了努嘴。

保博弗肯走到兩個戰士前面。打裂的脊背疼得要命，他把腰彎曲得像個老漢，帶着抱歉似的微笑想說明一切來求得諒解，但葛爾普茲抬眼望着他低聲說：

——斯傑泮，我當然可以向你請罪，但我想，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吧。——即把手伸向尤諾索夫，好讓他將綳帶末端給他纏在手腕上。

## 老運水夫

德寇來到了鄉村中。分頭駐下。最好的一所房屋被軍官佔了。這些軍官都骯髒萬分，滿身虱子把他們咬的搔不堪耐。決定洗洗澡，就找火壺來熱水。丘八們把居民家裏的火壺都搶去，搬運到軍官住的房子裏來。  
康特拉季赤原來在集體農莊中當運水夫。德國人因看見他住的小房附近擺着有周圍結滿冰凍的水桶而把他找到了，命令他運水。

康特拉季赤趕着拉水的車子往池塘去，羞得不敢拿眼睛望人。拒絕是不行的：德國人會打死他。

晚上他疲憊萬分地回到自己已被搶劫一空的房屋裏——老太婆簡直不願同他談話。後來終於忍不住，就罵了起來：

——替德國人當奴才的，坐着不動幹麼？拿起你的東西滾蛋吧，免得玷污了我。

康特拉季亦被罵得臉都發青了。但終於忍住氣說：

——我有的武器祇是一把水杓子，有什麼辦法呢？要是我能作主——我就不要用水，而用硫酸去給他們洗澡。

老太婆是很剛強的，爲的不與自己的可恥丈夫有來往，就搬到鄰舍家裏居住去了。

康特拉季亦趕着水車去打水時，村人不把他當人看，似乎坐在水桶上的是一條狗。他每每摘下帽子來問好時，總討一場沒趣，誰也不願和他道好。

康特拉季亦每當在朔氣凜冽的嚴寒下，從冰窟中汲上霧氣騰騰的池水時，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愁悶，他簡直想一下子跳到冰窟中，來了結一切。

有一天，德寇在絞吊一個名叫考斯甲、法傑也夫的青年，他們怎麼也吊不上他去。遂命令康特拉季赤把大水桶搬到電線桿旁來。他們把考斯甲拉到水桶上。考斯甲在德國人拴好繩子時說：

——看吧，老鬼，我是怎樣死法。過後你向人們說說，讓他們學學我的模範吧。——這時他就一脚踢到站在水桶旁邊的德國人眼睛上，那個德國人就這樣一個倒栽葱，腦袋埋到雪裏去了。

康特拉季赤走到人前去宣揚此事。但是，連考斯甲底母親也對他說：

——你這個骯髒舌頭，不配來傳說我兒子光榮慘死的情形。快滾開吧！

康特拉季赤走到自己空洞洞的房屋裏，一手從木橛子上摘下韁繩來，就要上吊，驀地想到：「爲什麼我這樣，用自己的手弄死自己，真是白死？不如讓德國人費費氣力吧」。

他開始在村子裏來回走着，向德國人挑釁尋事。但丘八們只是嘻嘻哈哈地笑起來，大概以為他是喝醉了酒。只有一次他們打了他一個耳光子罷了。他們又叫他運水。

康特拉季赤運水回來看見德國人把滿是虱子的軍服放在外面走廊中凍着。他向四圍望了望，就把一桶水潑到衣服上，接着把第二桶也潑了，他由房屋中走了出來，皮靴踏的咯咯作響。然而誰也沒有看見他。

康特拉季赤坐在自己的水車上，就往掩蔽部去，在那裏有德寇底迫擊砲伸在外面。他驀地計上心來。德國人沒有鑽到外面來：天氣寒冷得連嘴上的涎水都凍凝了。哨兵們身上捆着乾草，背朝風站着，好似一捆凝了霜的乾草。他們沒有留神看連水夫，認他是自己的馴順奴僕，對他已經不存戒心了。

於是，康特拉季赤就站在水車上，用他的長木把水杓子，由水桶中取出水來，不慌不忙地一杓一杓灌到迫擊砲筒裏。水桶裏的水灌完了後，就又到池塘那裏去了。

當康特拉季赤運水回來時，射擊開始了。他趕着自己的瘦馬向軍官住宅馳去。德寇隨便披上一些東西往街上跑，因為放在走廊中的衣服，濕漉漉的凍結在地板上。康特拉季赤就開始用杓子取水向他們身上潑去。把兩個德寇潑得水淋漓的，第三個就瞄着他開了一槍。

這次戰鬥是很短促的。德寇底迫擊砲被冰凝住了，無法開放。我軍戰士衝入了村中。

當大家把康特拉季赤抬起時，他聲音微弱地說：

弟兄們，你們不要驚慌：我的血是熱的，不像水一樣立刻會凍凝的。

大家把康特拉季赤抬到房屋中。在那裏，衛生指導員給他纏了傷。老太婆急急跑回家來。有人把事情經過從頭至尾告訴了她。她趕忙張羅着，生爐子，哭泣流淚並嗚嗚咽咽地唧噥着。但衛生指導員安慰她說：

——你的可敬的丈夫——是一個堅強的男子。普通的德國子彈是打不死他的。他現在，有了這次行動後，是萬世不朽的。

後來，考斯甲、法傑也夫底母親也來了。她給老漢帶來了油炸餡餅。她坐在靠近牀舖的一張方桌上，請他說一說兒子死時的情形怎樣。

康特拉季亦用臂肘支起身子，忐忑不安地看着這個悲愁女人悽然欲淚的臉，沙着嗓子說：——通常的言語是無法形容這個人的。說起他來，應當用像無綫電般響亮的語言傳遍全世界，使所有的人都爲之驚心動魄。你有了這樣一個好兒子，你的臉上再不要有淚痕了，而應現出自豪的光彩來。說到我這個老頭子，那就應當在你兒子站過的那塊地上去親親嘴：

康特拉季亦呼吸喘促，軟弱無力地落倒在枕頭上。

考斯甲、法傑也夫底母親，低聲嗚咽着。

爐子後邊的蟋蟀初次唧唧地唱起來了。這或許是因爲屋裏暖了，也可能是因爲德寇走了。種種推測都不能說是沒有根據的。

一九四一年。

## 渡口主任

一個頭髮微紅的瘦削幼年，赤起一雙灰塵染黝的脚站在那裏，顯出一種異乎尋常的尊嚴態度。當他向指揮官行童子團員敬禮時，連他面上的雀斑，也點點顯出一種軍人的古銅色光彩。

他鄭重而簡單明瞭地自己介紹道：

——我是阿列克賽、安得列維赤。——接着大大咳嗽了一聲，低聲補充說：我們主持渡河工作。在指揮官的茅棚裏，飲茶和吃炒馬鈴薯時，他比較謙恭地談起話來了。

阿列克賽担任他所住鄉村中的兒童隊長兼渡口主任，已經十一天了。

他們一共八個人。年齡最大的十四歲，最小的九歲。他們有一隻自造的木筏子。他們已用這隻木筏子渡過了三位受傷戰士。

他拿着小棍子試圖把德軍在樹林裏分佈的情形描畫出來。當指揮官問法西斯火力怎樣時，阿列克賽就從衣袋中掏出了一把黑白相間的小石子，把它們擺佈起來。白石子表示機關槍，黑石子表示大砲。裝甲車的數量則用繩結標明了。

——你有父母嗎？——指揮官問。

阿列克賽噘起嘴生氣了，隨後傲然說道：

——我並沒有問你的家務。我到這裏來是爲了公事。你需要好槍嗎？

——用得着，——指揮官同意了。

阿列克賽站了起來嚴肅地說道：

——請你晚上派幾個戰士到渡口來。

晚上，戰士們在他指出的地點找着了八十枝濕淋淋的步槍。

第二天清晨，阿列克賽又到指揮官這裏來了，神氣更加高傲嚴肅。他急不能耐地聽完指揮官感謝話後，帶着渺不足道的神情說：

——德國人喝醉了的時候，誰都可以把他們的槍拉走的。要是把大砲拖來了——這才有趣咧。

——能夠麼？——指揮官問。

——要是用計策去拖取，當然能夠。

這時，這位幼年就保持不了他充任漢口主任的冷靜沈着態度了。指手畫腳地描畫德寇正在怎樣設法將陷在淤泥中的大砲拖出來，軍官怎樣鞭打兵士。

深夜，小孩們用自己的筏子將七位戰士渡到了對岸。黎明時，蓋滿淤泥的一尊四五公厘口徑的大砲和八二公厘口徑的迫擊砲已運到我軍防地來了。

夜間疲勞已極的小孩們，睡在指揮官的茅棚裏。

這時部隊需要轉往新陣地去。指揮官在茅棚附近來回徘徊，總不願意喚醒他們。最後他決定了。把阿列克賽底肩膀觸了一觸，輕聲說道：

——小弟弟，我要和你告別。我們現在就要開拔了。留下什麼東西給你作紀念呢？

阿列克賽微笑了一笑，向指揮官從頭至腳細看了一看，他的眼光停在腰間的手槍上面了。

指揮官默然將手槍解了下來，遞給這位幼年。阿列克賽把手槍握在手裏；臉上高興得光輝四射。他精巧地從彈匣中卸下了子彈，拍拍的扳了幾下槍機，突然愁鬱地長嘆了一聲，即將手槍交還給指揮官說：

——請你收起，我不能把它留在身邊。德國人搜到了會猜想到我是偵探。那時他們也會把其餘的小弟兄們捉來槍斃的。

他畢竟把手槍交還給指揮官了。

他們彼此緊緊地握了一握手，默默無言地告別了。

今天激戰後，把法西斯的一營人連同幾輛坦克和兩班摩托車隊擊潰後，指揮官擬定向政府請獎的名單，頭一名便是擬請獎以紅旗勳章的渡口主任童子團員阿列克賽。

## 沙沃朗可夫大尉

沙沃朗可夫大尉瘦削了的身軀，穿着一件某次在篝火邊過夜時燒了幾個大洞的破爛不堪的飛機師制服在身上擺來擺去。蓬鬆的棕色鬍鬚和額上髒得發黑的皺紋使他的面容顯得像一個老頭子。

三月間，他奉有特別任務，跳傘落到敵人後方，現在當冰解雪融，積水成渠，到處泛濫的時候，穿着一雙浸漲了的毡靴從森林中蹣跚地走回來實在是很困苦的。起初他只在夜間行走，白天躺在溝穴裏藏身。可是現在他害怕會餓得乏力，支持不久，所以白天也走起來了。

沙沃朗可夫擔任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所剩下的只是尋覓在兩個月前跳傘降落此地的那個無線電生兼氣象觀察員。

最近四天來，他幾乎一點東西也沒有吃。在濕漉漉的森林裏走着，他飢餓的眼光掃射着白樺樹幹，他知道，白樺樹皮是可以把它搗碎後放在罐裏煮爛來充飢的，不過吃起來好像苦澀的粥，既沒有味道，又帶樹木氣味。

大尉在困難中焦思着的時候，就把自身當作一個勇敢可靠的伴侶似的和他商議着。

「注意到目前非常緊急的情況——他想到，——你可以設法走到大路上去，那時還可以順便換掉腳上穿的毡靴。不過冒險去襲擊單獨的德軍運輸車輛，總是表明你的情況不好了。俗話說得好「聰明腦子敵不過餓肚皮」。大尉已久慣於孤身獨行，可以自言自語地說着，不到厭倦不止，或者如他自己所說的，不到說出一堆蠢話不止。

大尉彷彿覺得他與之談話的第二個人是一個不壞的小夥子，又乖覺，又和氣，又慫慫。不過大尉有



時很粗暴地打斷他的話：「你嘮叨盡管嘮叨，可不要不留心旁邊呵」。這是當他稍一聽到沙沙的響聲或偶然聽見融化了的乾硬的滑雪板痕跡時就發出這樣的呵責。

可是大尉覺得他的第二個我，是一個愚懣而乖覺的小夥子的意見是與同志們對他的評論多少不同的。隊伍裏認爲他是一個少有趣味的人。他自己是沉默寡言，態度拘謹，也就不能引起旁人向他談友情的衷摯話。他對於初次出差敵後的新人，都不善於用溫言去鼓舞他們。

完成任務回來時，他總是極力迴避熱烈的歡迎。他謝脫和人吻抱，喋喋說道：

——要去刮刮臉，不然毛叢叢的，好像刺蝟一樣，——他就連忙跑到自己房裏去了。

他不愛談在敵後的工作，只限於向長官報告而已。出差後休息的時日成天躺在床上，出來吃飯時總是睡眼矇矓，鬱鬱不樂似的。

——真是一個沒有趣味的人，——大家議論他說，——乾燥得很。

有個時候會有一種辯護他態度的傳說。說是戰爭初起時，他家裏的人被德國人殺完了。他聽到這種傳說後，就拿着一封信出來吃午飯，一面喝湯，一面看信，告訴大家說：

——我的妻子寫信來了。

大家都面面相覷，許多人爲之失望了，因爲很相信，他所以這樣孤僻，是由於遇到了大不幸的事情。而不幸的事情竟絲毫也不會有過。

還有，他不喜愛提琴。他聽到提琴聲好像別人聽到小刀刮玻璃聲一樣的刺耳難過。

凋落了的濕漉漉的森林。橫汗的地面，儲滿髒水的穴窿，鬆滲滲的泥雪。一個困倦疲勞到極點的人孤孤單單在這樣荒蕪地方彷徨着是異常寂寞難過的。

大尉却故意選擇了這樣的荒蕪地方，因為在這裏少能碰見德國人。所以地面顯得愈荒蕪，愈偏僻，他就愈加放心走去。

只是飢餓開始在苦惱他了。有時頭昏眼花看不清晰，他就停止脚步，擦着眼睛，要是仍然無效的話，那他就捏着帶有毛手套的拳頭，用力捶打臉頰，這樣來恢復血液底循環。

大尉走到一條崖溝裏，看見有從陡壁的冰溜上流下來的小瀑布，他就傾着身子去喝水，覺得冰水淡得令人作嘔。可是，他還是喝着不停，雖然他並不願意喝，但爲了灌滿空虛虛的肚皮却不得不喝。

天色昏暗了。瘦長的陰影躺在薄鬆鬆、濕潤潤的雪上。冷起來了。水淤凍凝了，腳下的冰叱噤叱噤地響着。濕濕的樹枝上也結冰了；當他用手去拉開時，便是一陣叮叮噹噹的聲音。不管大尉想如何輕手輕腳靜悄悄地走去，還是每一步都發出叱噤叮噹的聲音。

月亮掛上空中。樹林閃耀起來了。樹木上無數的冰溜，地上無數冰凍了的水淤，被月亮照得發出冷森森的光，好像莫斯科地道電車蘇維埃宮站上的壁柱燈光似的。

無線電生應當在這塊地面上某個地方，可是，這塊地方約莫有四公里寬廣，你怎能一下子就找到他呢？而且無線電生掘的藏身洞穴，想必會像野獸挖的穴一樣的隱蔽。

他總不能在森林中到處走着喊着：「喂，同志！你在那裏？」

大尉在月光照耀之下走進密林中，腳上的毡靴受夜間寒冷的侵襲漸漸沈重堅硬起來好像兩隻空心石柱了。

他很氣憤這個無線電生，這樣困難找到他；但要是一下子就把他發現了，那他更會氣沖牛斗的。

他偶然蹣跚着一堆被雪埋住了的橫亙地上的樹幹，踉蹌跌倒了。當他把手撐在雪上用力爬起來時，忽

然聽得背後發出拉開手槍槍筒的聲音。

——站住！——有人用德國話向他低聲說道。——站住！

可是大尉的舉動很奇怪，他並不轉過身來，却還是彎着腰擦着跌痛了的膝蓋。當那個人仍然咕咕地說着德國話叫他舉起手來時，他轉身冷笑道：

——要是一個人躺在地上，怎麼還叫他站住？應當立刻撲來壓着我，用帽子蒙住槍筒，然後開槍打，那末槍聲就會很低啞的。並且德國人叫舉起手來時是高聲叫着的，好使附近的人聽見，在必要時趕來救援他。把你們教來教去還是教不出：——他就站起來了。他嘴唇微動一動，說了一句暗語；聽到答語後，就點了一點頭，把一枝藍色手槍關上保險機，放到口袋裏。

——你還是把手槍握在手裏呢。

大尉怒眼望着無線電生。

——你怎樣想的，以為我只會指靠你的聰明麼？——就不耐煩地命令道：——快點指給我，你藏身的地方在那裏！

——請你跟着我來，——無線電生姿勢很不自然地跪立在地上說着，——我爬着走。

——在森林裏很靜寂的，為什麼爬着走？

——我的腳凍壞了，——無線電生低聲解釋道，——痛得厲害。

——大尉鼻子裏嗤了一嗤，就跟着那在地上爬行的人後面走着。他還沒有想想就問道：

——你怎樣，難道赤着腳跑過麼？

——我跳傘下來時，擺動得厲害。腳上的毡靴在空中飛掉了。

——好乖乖，你沒有失掉褲子，倒還不錯。——又補充一句道：——現在我怎能把你帶走。無線電生把手撐在雪上坐着，帶着抱屈的聲調說道：

——大尉同志，我並不想離開這裏。你可以把食物留下，就往前去吧。我的脚好了以後，我自己會設法走回去的。

——當然，還要替你在這裏開辦療養所哩！德國人已經撈獲你的電機底方位了，明白麼？——忽然大尉又彎下腰着慌地問道：——等一會，你姓什麼，你的面貌好像很熟識的一樣。

——米海洛娃。

——哼，這樣一會事！——大尉又像害羞，又像抱怨似的喃喃說着。——好吧，不要緊，隨後弄清楚吧。——停一會很客氣地問道——也許要幫助你吧？

這個少女沒有回答。她把手撐着深沒手肘的雪地向前爬着。

大尉本來氣惱的情緒變成了一種比較模糊的，却是更不安的情緒。他記起了教練處學兵中的這個米海洛娃。她一開始就引起了他一種不快樂的感覺，不只是不快，甚至是氣憤的感覺。他無論如何都不能瞭解，她來到教練處幹麼，——她的身段苗條，面容姣好，甚至是很美麗的，高傲地抬着的頭，紅艷艷的嘴唇，圓圓的口，當她張開口說話時，使人目不轉睛的看得出神。

她愛正眼注視着人，這種姿態使人常感不快；其所以不快，並不是看着這樣眼睛討厭，相反的，一雙大大的眼睛，綢繆而安靜的視線，加上圓大腫人周圍顯出的金黃色的細點是非常悅目的。惟一的一個不好的地方，就是這種目不轉睛的視線，簡直使大尉支持不住。而這是這位少女覺察到了的。

再還有她那種愛把豐潤而光亮的，也是金黃色的頭髮露出在軍大衣領子上的姿態，也是一樣！

大尉屢次向她說過：

——把你的茸毛挽起來吧。軍服並不是一套化裝打扮的衣服呵。

誠然，米海洛娃是很用功學習的。功課完後，她常留在課堂裏向大尉提出一些很切當的問題。可是大尉有一種成見，覺得知識對她是沒有用處，他就回答得很簡單而語氣嚴峻，常常不耐煩似的望着錶。教練處處長曾批評大尉太少注意米海洛娃了。他說道：

——她是一個好女孩子哩。

——是的，過家庭生活，她是一個好女孩子，——大尉突然暴躁而激越地說道：

——處長同志，做我們這種工作的人，是不能有半點掛累的。有時為環境逼迫，也許要親手來消滅自己的。她呢？難道她能這樣做麼？她會捨不得性命的！難道她能把她這樣姣好：大尉突然住口不說了。

他爲了撇開米海洛娃，就把她轉調到無線電生組。

飛行陸戰隊教練處是設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座休養所裏。兩翼伸張着的玻璃遊廊，屋裏面鋪着的紅色地氈，光亮的油漆木器，——這種還保存着和平時候一切幽雅的環境都引起隊員們晚間娛樂的興趣。一個人彈着鋼琴，大家就洋洋而舞了。要不是他們都穿着軍服，便會令人猜想這是莫斯科近郊大休養所中通常在休息日前夜舉行的晚會。

高射砲轟隆地響着，探照燈伸長它的不屈曲的白色觸角在天空中摸索着，——然而這一切都是可以不必縈懷到的。

61  
課完後，米海洛娃常縮緊腳，拿着書坐在客廳裏沙發上。有一隻繫在粗大高長紅木燈台上的大燈罩覆着明亮的燈光，她就在這個燈光下看着書。這個少女底美麗容貌，沈靜雍容的面目，姣柔的姿態，垂在

背上的頭髮，雪白纖細的手指，這一切都是與轟炸技術，或者與拿着柄上纏着橡皮帶的小刀，使手不會滑脫，好用力來打擊的這種技術不適合的。

當米海洛娃看見大尉走來時，就連忙站起立正，正像遇見長官時應有的禮節。

沙沃朗科夫却輕忽地隨便點了一點頭走過去了。他又激起了一種氣憤的感情。這個剛毅的人，臉色紅黑而乾燥，顯出一個體育家，不過稍稍帶着疲倦而愁鬱的神色，他的性格是苛刻而嚴峻，對待自己也是一樣。

大尉喜愛單人獨馬地行動，而他是具有這種權利的。他的妻子和小孩的慘死，使他的心受到了莫大的創傷。他們是於六月二十二日在邊界附近一個村莊上被德軍坦克蠶輪壓死的。

大尉以自家的痛苦爲可羞。他不願意把他的不幸說成他勇敢無畏的原因，因此隱瞞了自己的同志。並且對自己說：我的妻子小孩都沒有被打死，他們都活着。我不是一個眼光渺小的，我也是如大家一樣的人。我應當很鎮靜地來撕殺。而他他的確不是一個渺小的人。他將其全部生命力都集中於復仇的情感。這樣心傷而自豪、悲哀而剛強的人物，我在這次戰爭中是看見不少的。

我的溫良忠厚，快樂和藹的同胞呵！經過怎樣的慘禍，才使你的心腸冷酷起來呵！此刻大尉跟在徐徐爬行着的無綫電生後面走着，極力撇開一切雜念，專來思考自己的行逕。他飢餓疲乏，爲長途所困倦。當然她指望着他的幫助。她可不知道，他是無力可施的了。

把一切都告訴她麼？呵，不能！不如使她勉力支持一下，那時他鼓起氣力，也許能想出辦法來：

在一條大溝底陡坡上有一個春水洗成的壁廚，上面懸着許多粗硬樹根，有的像細麻繩，有的扭着燃着像一束生了鏽的粗鐵索。壁廚外面掛着一塊大大的冰簾。白天光線透過冰簾，正像透入玻璃溫室一樣。

壁廚裏面清潔而乾燥，有一個用松枝鋪成的墊子，盛着無線電機的方匣子、被包和靠在牆邊的滑雪板。

——好一個雅緻的小洞。——大尉說了一句。隨着把手在墊子上拍了一拍說道：——請坐下，把鞋子脫掉。

——什麼？——這個少女帶着生氣而驚訝的聲調問道。

——請把鞋子脫下，我要知道，你的腳這樣，還能幹什麼。

——你不是醫生。而且：

——你要知道，——大尉說道，——我們先來說好一下，你不要說多話。

——哎喲，痛呵！

——不要哼哼叫叫的，——大尉說着，就把手摸着她那腫得光亮亮的，皮膚發青的腳。

——我再不能忍耐下去了呀。

——好，再忍耐一下，——大尉說着，就把自己頸上的毛圍巾解下來。

——我不需要你的毛圍巾。

——難道穿着臭氣薰人的襪子好些麼？

——這隻襪子是乾淨的，並沒有發臭。

——你要知道，——大尉重複說道，——最好不要來蒙混我。你有繩子麼？

——沒有。

大尉伸手摘了一段小小的樹根，把用毛圍巾包着的腳纏緊後說道：

——不會鬆掉了。

隨後他把滑雪板拉到洞外，在那裏用小刀砍削了一會。轉來提起無線電匣說道：

——可以動身了。

你想在滑雪板上拖着我走麼？

——卽令我不想這樣，可有什麼辦法呢？

——好吧，我沒有別的出路。

——這才對呀，——大尉表示同意道。——你這裏可以找到什麼吃的東西麼？

——只有這個，——她從身邊口袋裏拿出一塊折斷了的乾麵包說道。

——太少了些兒。

——我剩下的食物都在這裏了。我已有幾天：

——懂得了，——大尉說道，——旁人都是先吃乾包麵，把可可糖留到窮乏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可可糖留給自己吃。

——我並沒有預備請你吃，——大尉就背着無線電匣屈着背走出洞了。

走過一點鐘後，大尉知道了，他的事情不妙。雖然這個少女躺在滑雪板上（實際上是用滑雪板做成的雪車），用手推着雪地來幫助他，他還是覺得氣力沒有了。兩腳發抖，心房怦怦跳着，好像哽在喉頭上似的。

「要是我告訴她說，我一點也不中用了，她就會着慌起來。要是往下照舊充勇敢，那就會完全糟糕的」。

大尉望了一望錶說道：

——要是喝一點熱東西，倒不錯哩。



——你有燒酒麼？

——好，——大尉說道，——坐着等吧。我反正不會給你燒酒的。

他在雪裏挖了一個洞，用棍子鑽了一個烟肉，在烟肉口蓋上一些青樹枝，再撒上一層雪。煙被樹枝和雪濾過後就會是看不見的。他折下一些乾枝放到洞內，隨後從身邊口袋裏取出一隻盛着砲彈藥的網袋，在乾枝上撒上一撮粗塊的火藥，擦了一根洋火點燃着。

火焰熊熊，火舌舐着乾枝。大尉拿出一隻空炸藥罐放到火堆上，在罐裏放進一些冰溜和冰塊。隨後他掏出那塊乾麵包，用毛巾把它包着放在樹樁上，拿刀柄槌着。他把槌成的細末撒在滾水內，用棍子攪着。他從火上取下罐子後，把它放在雪上，讓它涼一涼。

——味道好吧？——少女問道。

——差不多像「健兒」咖啡似的，——大尉說着，就把那盛着褐色稀粥的罐子捧給她。

——不要，我忍一忍，——少女說道。

——你還會忍耐夠的，——大尉說道，——此刻呢，不要變戲法來蒙混我，喝吧。

傍晚時他打到了一隻白嘴鴉。

——你要吃烏鴉麼？——少女問道。

——這不是烏鴉，而是白嘴鴉，大尉答道。

他把白嘴鴉在火上烤熟了。

——想吃麼？——他把半隻烏肉拿給少女。

——不管怎樣也不吃！——她帶着嫌惡的神氣說道。

大尉躊躇了一會，隨後沈思着說：

——也許這是公道的，——他就把整個鳥都吃完了。

他抽了一支烟後，高興一些了，問道：

——嗚，腳怎樣？

——我覺得，我可以走一會兒，——少女這樣回答說。

——你拋掉這個念頭吧！

大尉整夜拉着滑雪板走着，少女好像坐在那裏打了一打盹。

黎明時，大尉走在一個壕溝中停住了。

有一棵被颶風刮倒的大松樹躺在地上。在粗大的樹根下現出一個深穴。大尉把深穴裏的雪挖掉後，折了一些樹枝放到穴裏，隨後鋪上雨衣。

——你想睡覺麼？——少女醒來後問道。

——只睡點把鐘，不多睡，——大尉答道。——我幾乎完全忘記怎樣睡法了。

少女慢慢地從被包裏爬出來。

——這又是什麼把戲？——大尉抬起身子問道。

少女移身到他跟前說道：

——我和你一塊躺躺，會要溫暖一些。再把被包蓋在上面。

——嗚，要知道……——大尉說道。

——請你把身子移開一點，——少女說道，——你總不會願意我躺在雪上吧……你方便麼？

——你把頭髮攏好一下吧，不然，就會鑽進我的鼻孔裏來，害得我打噴嚏的，而且，一般說來……

——你想睡就睡好了。我的頭髮並不會妨害你的。

——妨害我，——大尉柔聲說了一句就睡着了。

融着的雪發出沙沙的聲音，水點叮噹滴着。天空中烏雲的影子在雪上徜徉着好像煙霧一般。

大尉捏着拳放在嘴唇邊睡着，他的面容疲乏困倦到極點了。少女側着身子，輕輕地把自己的手塞到他的頭下。

傾斜在穴上的樹枝落下一滴一滴粗大的水點，打着睡覺人的臉上。少女拿出手來，把手掌遮住睡覺人底臉孔。當手掌裏儲滿了水的時候就輕輕把它潑掉。

大尉睡醒了，坐起身來，把兩手擦着臉孔。

——你頭上有些白髮，——少女說道，——這是由於那件事情麼？

——什麼事？——大尉伸一伸腰問道。

——噢，槍斃你的那件事。

——我不記得了，——大尉說着，打了一個呵欠。他不願意提起這件事情了。

事情是這樣的。在八月間，大尉炸毀了德軍一個大火藥庫。他被震浪擊傷，被火焰燒傷了。他躺在那裏，身上的衣燒黑了，冒着烟，那時德軍衛生隊把他拖開，與受傷的德軍兵士一塊送到軍醫院去了。他在那裏假裝費啞，躺了三星期。快要把傷兵送往後方的時候，有軍醫委員會檢驗了一下。大尉與一批假裝受傷者被判決槍斃。直到快要行刑前才取消判決。把他們裝在運輸飛機裏，送到葉里恩附近。在這裏把他們驅去向蘇聯軍隊作「心理衝鋒」，派有一連自動槍手在他們背後監視着。大尉被打傷了。他被救出後又在我們軍醫院裏躺了兩個星期。

他爲打斷這個談話，就很粗暴而固執地問道：

——腳還痛麼？

——我已經說過，我自己能走，——少女氣忿地回答道。

——好吧，坐下吧，到必要的時候，你還得跑呢。

大尉把雪車套在身上，就又踏着滑雪，蹣跚地走去。

雨中夾雪，紛紛地下個不停。脚下滑得厲害。大尉常常滑落在儲滿雪泥的凹地裏。天氣陰霾沈悶。大尉很憂鬱地想着，他們是否能走過河去，想必冰上蓋滿水了。

路上躺着一匹打死了的馬。

大尉蹲在死馬跟前，取出小刀。

——你知道麼，——少女抬起身子說道，——你一切都作得這樣靈巧，使我看着都不覺得討厭。

——只是由於你餓得很，想吃罷了，——大尉很平靜地答道。

他把馬肉切成薄片，拿天綫心當作灸串穿在上面烤着。

——好吃吧。——少女驚異地說道。

——可不是呢，——大尉回答說，——烤馬肉比烤牛肉還好吃些。

——過一會他站起來說道：

——我去看看那邊怎樣，你留在這裏吧。

——好，——少女表示同意，——也許你會覺得可笑吧，我現在很難單獨留下了。我已經有些慣於

同在一起了。

——唔，唔，不要蠢氣，——大尉說道。

可是，不如說這是指他自己，要更適合一些，因為他羞澀起來了。他到夜間才轉來。

少女在雪車上坐着，把手槍放在膝頭上。瞧見了他就笑眯眯地站起身來。

——請坐下，請坐下，——大尉底聲調好像向着那看見他就站起來的學兵說的一樣。他抽着煙，帶着疑慮的眼光望着少女說道：

——有這樣一回事。德國人在這裏不遠修了一個飛機場。

——這又怎樣？——少女問道。

——沒有什麼，——大尉說道，——修得很巧妙哩。——半晌後，用莊嚴的聲調問道：——你的發報機還能用麼？

——你想打電報麼？——少女大喜問着。

——是的，——大尉點頭答道。

米海洛娃取下帽子，戴上聽筒。過幾分鐘後，她問道：發什麼電報？大尉坐到她身傍，捏拳在掌上——

——簡單說來是這樣：地圖被水浸壞了，飛機場底方位我無法決定。我把按羅盤決定的方位報告你們。由於雲霧很低，地上的綫標會被遮住的。所以用我們無線電機做針位，我們電機底波長是：——你把你的電機底波長通知他們。

少女取下聽筒，面露喜色地轉向大尉。

可是大尉又在那裏捲着煙，至甚沒有舉目望她。

現在這樣辦，——他啞聲說道，——我把無線電機拿着往那邊去，——他把手一指，解釋道：「那裏距目標近一些。你呢，只好自己設法到那邊去。天一斷黑，你就下到河裏去。冰很薄，你找一根桿子拿着走吧。要是滑落下去的時候，桿子會能幫助你的。然後再爬行約莫三公里遠，便可爬到馬林諾夫卡村，在那裏會有人迎接你的。」

好得很，——米海洛娃說道，——只是無線電機，我不會給你的。

哼哼，——大尉說道，——你不要這樣吧。

無線電機是由我負責的，我無論如何都要和它一塊。

做它的不要錢的附贈品，——大尉喃喃地說着。他生起氣來了，厲聲說道：——我命令你。

我告訴你，大尉，你的任何命令我都服從。可是無線電機，你却沒有權奪去的。

你要懂得呀，——大尉發怒了。

我懂得，——米海洛娃很平靜地說道。——這個任務，只和我一個人有關。——她就怒眼注視

着大尉說道：——你發起氣來了，就來多管旁人的事了。

大尉急激地把身子一轉，向着米海洛娃。他想說兩句非常粗暴無禮的話，却又抑制住了，勉力說道：

好，你就去作你的吧，——顯然他是想報復她的侮辱話，遂說道：——自己想不出，現在却來

這樣：

米海洛娃冷笑地說道：大尉，我很感謝你出的主意。

大尉扯起袖子望了一望錶。

——你還坐在這裏幹麼，時候不早了。

米海洛娃提起皮帶，走了幾步，隨後轉過頭來說道：

——大尉，再會。

——走吧，走吧，——大尉喃喃說着，也就往河邊走去了。

烏雲黑霧籠罩了大地，空氣中濕氣窒人，到處都聽得連到夜間都沒有凍凝的水淙淙地響着。死在這樣的天氣裏是特別不愜意的。不過世間上也沒有這樣的天氣會令人死得愜意的。

你看，要是米海洛娃在三個月以前讀過一部小說，其中主角有這樣的遭遇，那末，她的美麗的眼睛中必然會顯出一種幻想的神色；她會像一隻小貓一樣捲縮在溫柔的毛毯下面，而設身處地，把自己當作書中的女主角；直到最後她爲報復一切，一定要救出這個傲慢的主角。後來這個主角對她發生了愛情，她却絲毫不理會他。

那天晚間她向父親說出自己的決心時，她並不知道，這種工作是需要超人地緊張力量，需要能寢宿在泥污裏，不怕飢寒凍餒，不怕孤單寂寞。假使有人詳細向她說明這種工作的困苦，她會簡單地反問道：

——可是旁的人能作哩。

——要是把你殺死呢？

——不是所有的人都會被殺死的。

要是把你毒打苦拷呢？

她會瞑想着，細聲說道：

——我不知道，我會怎樣對付，可是不管怎樣，我總不會洩露絲毫秘密的。這是你知道的。

當父親知道了她的決心，他就低着頭，聲音突然變得這樣啞暗，使她聽着，簡直像一個生人底聲音，他嗶嗶說道：

——現在我和我的母親會極端難過，極端難過的呵。

——爸爸，——她高聲說道，——爸爸，嗚，你要懂得，我是不能留下的。

父親抬起頭來了，使她大吃一驚，他的臉色竟在一瞬間變得這樣憔悴，這樣衰老了。

——我懂得，——父親說道，——嚶，好吧，要是我的女兒不是這樣的，那就更壞了。

——爸爸，——於是她高叫道，——爸爸，你這樣好，我就忍不住要哭起來了呵。

次日早晨，他們告訴她的母親說，她進軍用電話生教練處去學習。

母親面上陡然失色，可是抑制住了，只請求女兒說：

——好孩兒，你要小心些呵。

米海洛娃在教練處學習得很努力，在檢閱成績時，她着急得像在學校裏考試一樣，當在命令中不僅指出她的發電的字數，而且指出她的文字通達，她就非常快樂高興。可是大尉說的話是不錯的。當她孤身留在森林裏，渡着又冷又黑，寂寥得駭人的夜間，起初幾日她常啼哭着，且把所有的可可糖吃完了。可是電報却是按期經常發着，雖然她有時極想加一兩句自己想說的話，來稍解自己的孤寂，但爲了不亂費電力，始終沒有這樣做過。

此刻她向飛機場勉力爬着時，她很驚訝，一切竟是這樣簡單。你看，她在濕漉漉的雪中爬着，全身濕透，還加上凍壞了的脚。以前她在家裏偶爾傷風的時候，父親坐在她的床邊，手拿書報讀給她聽，使她不會疲勞目力。母親呢，便面帶憂色，把溫度表握在手掌裏溫暖着，因爲她的女兒不喜愛把冷冰冰的溫



度表放到腋下。有人打電話時，母親常是聽聲咕咕說道：「她病了」。父親則用紙把電話鈴包裹起來，使鈴聲不會驚動他的女兒。而現在要是德國人及時迅速地撈到了無綫電機底方位，那末米海洛娃就會被他們殺死的。

把她這樣美好、秀麗、慈良，並且也許是有天才的女子殺死。那時她就會躺在濕漉漉的令人討厭的雪地上。況且她身上穿着毛裘飛機師制服，德國鬼子一定會把它剝掉。她想到赤身露體躺在污泥裏，而且德國兵士可惡的眼睛會來瞧着她的赤裸裸的身體時，就不禁毛骨悚然。

這個森林極像她以前歇暑時住過的克拉托沃地方的樹林。那裏也有這樣的一些樹。她住在童子團野營裏時，也是這樣的一些樹。在那裏掛着繩床的兩株孿生松樹正是像這兩棵一樣的。

她的一個同學吉姆卡會把她的名字刻在上面的那棵白樺樹，又正像這棵一樣的，她那時會怪他爲什麼把樹損壞了，因此生他的氣，不和他說話。他却跟在她的後面，含愁地望着她，因而他的眼睛更加顯得美麗了。後來他們講和了，他說，他想吻她。她就閉着眼睛，帶着抱怨的聲調說道：「只是不要吻我的嘴唇」。他那時羞澀得厲害，就在她的下頷吻了一下。

她喜愛漂亮的衣服。有一次她被派去作報告，她穿着一件最時髦的衣服。同學們問她：「你爲什麼這樣愛起漂亮來了」。

這算什麼，——她說，——難道我不能做個漂亮的報告人嗎？

此刻她却在地上拖着那凍腫了的腳蠕蠕而行，遍體污泥，滿身濕透，向四面注視着，傾聽着。

「嗚，會殺死我的。好，那有什麼要緊。吉姆卡不是被殺死了麼，其他許多好青年不是被殺死了麼。好，就讓我也被殺死吧，難道我比他們壞些不成？」

飛起雪花來了，水淤唧溜唧溜地響着。壕溝裏躺着一堆一堆好似腐朽似的陳雪。她還是往前爬着。過一會，她把頭放在縮着的手上，躺在濕地上休息着，因為她沒有氣力爬到乾地上去。

又繼續向前爬着，極力爬着，如同一個傷兵爬向救護處去，在那裏會有人替他止血，給他水喝，他可以在那裏找到快適的休憩，得到他人的看顧似的。

夜間漆黑，潮濕的雲霧也成了漆黑一團。空中某處有幾艘大飛船在那裏浮行着。指揮船上的領航師，靠在沙發椅上，微微合着眼睛，細聽着傳聲器上發出的響聲和叫聲，可是沒有無線電機發來的信號。各自坐在椅上的飛機師們，射手兼無線電生也在那裏傾聽着傳聲器上的響聲和叫聲，可是沒有聽到信號。螺旋槳在黑暗的天空中鑽個不停。飛船在昏晦的夜空中不斷地向前浮行着，而信號是沒有的。

忽然聽得細弱的、很小心叫着的第一次信號。幾隻巨大的飛船就沿着這個細弱如蛛絲的聲音轉灣浮去；它們奮着沈重的身體，在雲霧中風馳電閃般駛去，嗚嗚叫個不停。這個細弱的聲音好像故鄉的蟋蟀，唧唧唱着，又好像草原上的風吹着曬乾了的穀穗唦唦地叫着，又好像秋天的枯葉沙沙地響着，這個細弱聲音成了這幾艘大鋼船底引路明燈。

飛船聯隊底指揮官，飛機師，射手兼無線電生，船上機械匠，以及米海洛娃，都知道炸彈是會擲到這個親愛的無線電機呼聲所指示的地方去的。因為在那裏停着有敵人底飛機。

米海洛娃跪立在儲滿黑綠泥水的穴中，傾身向着無線電機，敲着話匙。沈重的天空懸在她的頭上。然而它却是空洞而靜寂的。凍壞了的腳麻痺起來了，背上酸痛，太陽穴也痛不可禁，頭上好像有一個燒紅了的鐵箍在那裏緊緊地箍擠着。米海洛娃打着冷戰。她把手放到嘴唇上觸一觸，她覺到嘴唇是火熱而乾燥的。——「受寒了，——她憂鬱地想道了——不過，現在這是不重要的」。

有時她彷彿覺得喪失着知覺。她就連忙睜開眼睛，着慌地細聽着。聽見信號在聽筒裏宏亮而明確地響着。這就證明她的手，雖然沒有意志的指揮，還是在那裏不斷地敲着話匙。「我的手是多麼有訓練的呵。虧得是我來了，而不是大尉，真得很好。難道他的手會自動工作麼。但要是我沒有到這裏來，那末此刻已經達到馬林諾夫卡村，也許他們給了我短襖：燃起了火爐：一切都會是另一個樣子。而現在已經是什麼也永不會有了：真奇怪，我此刻在這裏躺着，想着。豈不是有莫斯科麼？在那裏有許多人們，有數不清的人們。可是誰也不知道我在這裏。我總算是有本領的吧。也許我是很勇敢的吧。也許，我並不害怕。不是的，這是由於痛得厲害，所以不覺得怎樣害怕：只是要快些才好。噢，真的，他們怎麼不來：難道不知道我再不能支持了麼」。

她不禁嗚啞了一下，翻轉身子躺在泥窟陡斜面繼續敲着話匙。懸在她頭上的龐大的沈重天空，現在她看得很清楚了。只見幾條探照燈底巨舌在那裏舐着，聽到遠處有飛船發出的沈重的喘聲。米海洛娃不禁吞聲忍泣咕囁着：

——好親親，好寶寶！你們終究飛來迎接我了。我在這裏真不好過呵！——忽然她又大吃一驚，——要是無意中把這些話打出去了怎麼辦呢。那時他們會把我想成一個什麼樣子呵。

她就坐起身來，口裏唸着電碼，一個一個地明確地敲着，以免不再迷亂起來。飛船底響聲愈來愈近了。

聽見了高射砲底轟隆聲。

——啊哈，不高興呀。

75  
她跪立起來了。一點痛楚也不覺得了。她竭盡全力敲着話匙，似乎從話匙上跳躍出去的字句，又不

76 是信號，而是「轟呀，轟呀」的叫喊。

第一顆炸彈衝穿漆黑的空氣，發出轟隆的響聲。米海洛娃被氣浪沖得仰面跌倒地上。淤澀中的水，被火焰映成橙黃色的斑點蕩漾不停。地面受到這一沈重的打擊，也震盪起來了。無綫電機倒入水中了。米海洛娃試圖把它扶起來。嗚嗚叫着的炸彈又彷彿正向她頭上飛來，要落到這個泥窟中似的。

她把頭縮到肩上，眯着眼睛隨身坐下。火焰的光線竟穿過了她的眼皮。轟炸的氣浪把纏滿鉄絲的柱子沖翻，倒到泥窟裏來了。

在前後炸彈爆裂聲的間隔中又隱約聽見在飛機場上有什麼東西砰砰吡噠地炸裂着。漆黑的雲霧裏發出汽油的瓦斯氣味。

過一會，一切都靜寂了，高射砲也不響了。

——當然，——她愁鬱地想道，——現在我又是孤單一人。

她試圖站起身來，可是她的脚：

她簡直全不覺到有脚了。怎麼一回事。不一會她想起來了。兩脚發癱了，這是常有的事。她不過是受到震傷罷了。她就將臉孔放在濕泥上躺着，稍微休息一會。腦子裏想着：那怕有一個炸彈落到這裏來多好。那時不是一切都簡單不過了麼。她就不會嘗到最可怕的痛苦了。

——不對，她忽然說出聲來了。——旁的人會有過更壞的情形，他們還是逃出來了。決不會有什麼不幸的情，我不願意有這樣的事情。

聽見不遠有汽車底吼聲，冷冷的白光在黑暗的樹叢中嗅了幾嗅，過後聽見比炸彈爆裂聲較弱的轟炸聲，又聽見近傍發出幾響槍聲。

——他們在搜尋着。躺着多麼服舒呵。——道連這都不會有什麼。

她想轉過身子來仰面躺着，可是脚上處處痛好像一陣火焰似的直燒到她的心房。她叫了一聲，試試站立起來，脚一軟，就跌倒了。

忽然覺得有又冷又硬的指頭在撕着她的領扣。

她睜開眼睛一看。

——是你麼，你來接我了麼。——米海洛娃說着就哭起來了。

大尉把手掌擦乾了她的臉孔，她又合上了眼睛。她不能走動了。大尉用一隻手抓着她衣上的腰帶，把她從泥窟裏拉上來。大尉底另一隻手好像布作的一樣吊在那裏搖搖晃晃。

她聽見雪車滑木壓着爛泥的嘎嘎響聲。

過一會，她看見了大尉。他坐在一棵斷樁上，拿着一根皮帶纏着赤條條的手，帶的一端咬在口裏；皮帶下面不斷地湧出鮮血。他舉目望着米海洛娃，問道：

——嗷，怎樣？

——不怎樣，——她咕咕答道。

——不管怎樣，——大尉咬緊牙關說道，——我是一點也不行了。力氣沒有了。你試試設法走去吧，剩下的路不多了。

——你呢？

——我在這裏休息一會。

大尉想站起身來，可是像害羞似的微笑了一下，就從斷樁上跌倒地下了。他的身體沈重得很，她拖

78 拖拉拉累了半天，才把他的全無氣力的身體拉到雪車上。他臉朝下面很不舒服地躺着。她已經沒有氣力

把他翻轉身來了。

她把挽索拉了半天，才把雪車拉動，每走一步都使她覺到不可忍耐的痛楚。可是她還是拚命拉着挽索，蹣跚蹣跚倒步拖着雪車在濕漉漉的爛泥地上走去。

她一點也不知道，怎麼還可以這樣繼續下去。爲什麼她還站着，還沒有毫無氣力地躺在地上。她把背靠在一棵樹上，閉起眼睛站着，害怕跌倒下去，因爲要是她一跌倒，那就再爬不起來了。

她看大尉爬下地來，把頭和胸脯放在雪車上，用那隻健康的手捏着雪車前面的橫木，咕咕說道：

——這樣你容易拉一些吧。

他半身懸在雪車上，用膝頭在地上行着。他有時手一滑，掉下雪車，頭臉跌撞地上。那時她就將雪車塞進他的胸下，她竟沒有勇氣掉轉頭來，不去看他那發黑了的，撞破了的的面頰。

後來她跌倒了，又聽見滑木壓着爛泥的響聲。接着是壓碎冰塊的聲音。她喘哮着，嗆咽着，水在她的身上流着。她彷彿這一切都是夢境。

她睜開眼睛來了，因爲覺得有人在目不轉睛地望着她。大尉坐在板鋪上形容瘦弱，臉色枯黃，鬚鬚蓬亂，一隻手繫着懸在胸前，手上有兩塊骯髒的破木板夾着，他凝視着她問道：

——醒了麼？——他的聲音簡直像是她從來沒有聽見過的。

——我沒有睡。

——橫豎一樣，——他說道，——這也像是做夢。

她抬起手來，看見手沒有穿在袖子裏。

——這是我自己脫掉的麼？——她抱怨的問道。

這是我替你脫掉的，——大尉說着，就一面挑理着受了傷的手上的指頭解釋道：——我和你很像在河裏洗過一回澡似的，而且我想你是受了傷。

——橫豎都是一樣，——她細聲說着，舉目凝視着大尉底眼睛。

——當然。——他表示同意道。

她微笑了一笑說道：

——我知道，你會轉來接我的。

——你爲什麼知道。——大尉笑了一笑。

——我自然而然地知道。

——蠢話，——大尉說道，——你一點也不能知道。你曾是轟炸時的指標，很可能碰到你身上的。我爲預防發生這種破壞，曾找到一個草堆，準備舉火作爲信號。第二，那時有一輛載着撈音機的鐵甲汽車撈摸你的無線電機。它在那裏到處尋覓着，我向它拋了一個手榴彈，才把它炸壞了。第三：

——第三怎樣？——米海洛娃高聲問道。

——第三，——大尉很莊嚴地說道，——你是很不錯的女孩子，——又馬上厲聲補充一句：——一般說來，你也不會聽見過，有誰是另一樣的做法。

米海洛娃坐起來，把一堆衣服蓋在胸前，喜溢眉宇地望着大尉底眼睛朗聲說道：

——你知道麼？我彷彿很愛你哩。

大尉偏開頭，連耳根都紅起來了。

——呶，不要這樣。

——我不是這樣，而是簡單這樣愛你，——米海洛娃帶着自豪的神情說道。

大尉舉眼睨視着她，沈思地說道：

——如果祇是這樣，那便是另外一回事。

大尉出院回到隊伍裏時，完全成了另外一個人，同志們簡直不認識他了。他變成了快樂興奮，言說有笑，談諧戲謔，喜形於色，對任何人都慇懃招呼。他的眼睛隨時都在找着什麼人似的。同志們看出這種情形都猜到了，彷彿無意似的向他說道：

米海洛娃又出差去了呀。

大尉臉上霎時現出愁鬱的皺文，可是立刻就消失了。他不抬眼看人，高聲說道：

——她是很不錯的女孩子，無話可說的，——他就整理一整理身上的軍衣，走進長官辦公室去，報告他歸隊了。